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鑄字卷之十三

第八十七回

國師束身雙闕佛法無靈

指揮傳首九邊皇威有赫



馬上之人却是一個番僧把權禹畱下竟奔上臺向金相舉手道皇甫大人請了金相問顧名此是何僧顧名道此封護國國師乃大國師劄巴堅參徒弟劄實巴金相舉手道國師此來何為劄實巴道權指揮謀勇俱全故得為斬直鷹犬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兼係貧僧徒弟特來求情貸他一死令其戴罪立功大人若不放心貧僧願出本以合寺僧人保之金相道國師差矣本都院代天巡狩今日請旨除奸法在必行何情可求何僧敢保因見

第一奇書

卷十三

八十七回

一

鑄

那兩員鎮撫跟隨進營知是他去請來喝令細綁各打四十將權禹速行斬首軍士吆喝一聲將兩鎮撫細綁下臺打得血肉俱飛臺下三聲礮裏早把權禹斬首提上臺來請驗劄實巴老羞成怒指着金相大罵道你這賊坯好生無禮你不聽情已自可惱更把兩員鎮撫細打掃咱面皮咱今日就拚了你罷直奔上前來扭金相顧名及各營衛官員慌忙攔住金相大怒道你這秃厮擅敢護庇權禹阻撓軍法本院立即題參看你那佛法利害還是王法利害左右快把這番僧擗下臺去劄實巴道你敢參咱咱少不得也有參本看是王法靈佛法靈罷了各官死力解勸軍牢等齊聲吆喝劄實巴只得下臺負氣回寺金相停了看捺回衙要了各衛抽撥的文冊寫本奏聞當日即草就檄文招安尹雄素臣星夜前去於二十日午

後到山將檄文與尹雄夫婦看過備述別後之事尹雄喜極同着飛霞感
激叩謝大排筵宴暢飲劇談席散卽寫降書料理起身次日畱下飛霞及
兩員頭目一二十名嘍囉守寨其餘俱赴遼東受撫二十四日至遼將兵
馬紮在城外帶着十員頭目入城素臣進衙說知金相傳集各營衛官坐
了大堂同着受降尹雄進見遞上降書并兵馬錢糧花名數目清冊金相
賞宴令兩員指揮陪席定下犒單賞給各頭目嘍囉花紅牛酒二十五日
黎明金相復至教塲看操各衛兵將並無出色人員只營裏有一員遊擊
一員守備弓馬都還去得賞了一面銀牌一疋緞子然後叫尹雄上去先
考步箭次考馬箭次考槍法馬箭步箭箭俱中紅心綠林一枝槍神出
長技
鬼沒更是驚人連各營衛軍兵不知不覺的齊聲喝采金相大喜向顧名

第一奇書

卷十二

八十七回

二

續

道你是統兵大帥不便比試致損威望即有不
如之意叅將以下各員俱着與尹

雄輪流比武以憑奏報顧名傳下令去尹雄稟請恐有傷損求各去槍頭

包灰比試金相允諾營衛各員面面相覷沒個敢當先出馬金相令顧名

按着名冊自下而上由卑及尊不許一員退避顧名在臺上唱名各員只

得應名而出那知出馬的都只三合兩合不是胸前便是脇下不是面門

便是臍腹着槍撲灰羞慙而退只一守備邢曰忠却戰有十合左肩膊上

纏着有一槍遊擊袁虛無其
人也戰有八九合俱沒有過十合之人金相看那

尹雄穿的是一件鴉翎甲通身無一點灰痕因把尹雄及邢曰忠袁虛三

人喚上臺去各賞三杯酒却單替尹雄簪花披紅吩咐兵目中自問堪以

比試者報出名來不一時挨挨排排的報有十二名兵目尹雄下壇遂個

比去只有一名哨長戰有七八合其餘也都是三合兩合就着夾槍更有
一合卽着槍的直到臨了一名却是步兵邢曰忠跪稟道此係末弁胞姪
邢全因是步兵故無馬匹但步馬吳勢難以比試求大老爺天恩將末弁
之馬借與乘坐實爲德便金相允了傳下令去邢全上馬與尹雄接戰你
一槍我一槍如神龍攪海俊鶻翻空亂舞梨花橫飄白雪整整鬪了二十
回合不見輸贏把臺上的官員臺下的兵士都看呆了

本表尹雄乃忽插
入步兵幾如敵手

者然以分其色令讀
者眩目不知其故尹雄暗想一個步兵若再讓他久戰可見前
未經意豈不削
色因抖擻精神可見前因久戰精神
疲乏未經抖擻之故使出全付本領點點不離項下槍槍

只搦心窩邢全只辦得架隔遮攔那有還兵之力勉強支持五七回合槍
法已亂只得拍馬而逃敗出陣去

仍是獨
表尹雄

金相道邢全雖敗實健將也喚

第一奇書

卷十三

八十七回

三

備

上臺去賞酒披紅以旌其勇復令尹雄操兵尹雄得令將現到兵目

有二
員頭

日二十名如長蛇一般擺列

如長
蛇起

手執令旗左右招颺便分作一兩儀陣

兩儀相圍相攻

排陣中更
兼鬪陣

紛紛滾滾而步伐止齊井然不亂正鬪到深處

尹雄把旗一展忽變爲三才三才以一攻二以二攻一亦如兩儀

若止排
陣便落

隊兵馬

八門無中宮則散
而無紀非誤也

忽地殺出陣去那八陣便復連成一字長蛇陣

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擊中則首尾俱應鬪到後來連是擊是應都看不清

從長
蛇止

中宮一隊便去首尾中間忽東忽西的攻擊那條長蛇便按着陣法

便如真有一條生蛇盤旋跳躍霍霍不定

爛熟題目
新鮮文字

尹雄復把令旗磨轉

那長蛇便直裏轉來首尾相接圍成一個大圈中宮一隊便自東南斜至

西北連成一太極圖陣然後激令

自兩儀而生三才五花入門故至此金歸於太極以兩儀爲太極所生也

相本不甚知兵

提一何好然見其弓馬嫻熟器械精良旗幟鮮明隊伍齊整不

甚知兵人看法

周折如意變化不窮營衛各員俱矯首動色瞻目出神

更是不甚知兵人看

法妙極

不覺滿心歡喜極口贊歎當召尹雄上臺遙授指揮職銜

指揮何可遙授此謂

便宜行事卽一而奏聞也

親賞三杯美酒加掛全幅紅綢更贈表裏緞疋金銀酒器以

旌其能復按着冊籍將十二員頭目

連守寨者俱遙授所千戶三千兵

每人賞一百銀牌一月錢糧邢曰忠袁虛俱咨部議敘邢全當卽拔爲把

總把戰至七八合的馬兵拔爲百戶其餘戰有三兩合之兵亦各賞一面

銀牌令本管官記名陞拔因問顧名道責鎮自問若與尹雄比試誰輸誰

贏顧名忙跪下道未將循資按格得至今職若與尹雄比試斷斷不如

此有

第一奇書

卷十二

四

問答方使遼東營衛各員無一不出尹雄之下

金相道吾與汝弗如也本都院主意欲令尹雄教

習各營衛弁兵以成勁旅責鎮有此虛心自能和衷共濟國家之福也當

卽吩咐營衛各員回去日夜操演五日後再閱金相回衙卽修本拜發尹

雄投揭稟謝金相傳進內衙復加慰勞尹雄感激自不消說素臣道弟在

人叢中偷看吾兄武藝出羣陣法嫻熟果然名下無虛尹雄愧謝道小人

伎倆怎當得文爺法眼金相道邢全以步兵而能與尹指揮鏖戰至二十

餘合亦猛將也素臣道這是尹兄久戰疲勞兼以步兵忽之故得戰至二

十餘合後一經加意卽招架不來若初操卽使接戰亦不能支持如此之

久矣金相方始大悟

久戰疲勞之故於素臣口中點出然後知揮入步兵並不分色而文章便有起落不至平塌况邢全卽邢

孝亦作者所欲兼表一筆更作兩筆用乎

素臣復囑尹雄邢全面目宛如我認識之邢孝尹兄

當爲弟物色之若原係名孝於三四月內會至護龍島中者卽其人也尹
雄唯唯聽命二十九日清晨批本已轉金相接進內衙與素臣拆閱見題
報先斬權禹的旨意是

權禹擅動兵馬失律喪師匿不奏報缺額至過於兵額藐法壞紀
罪大惡極既經處斬着卽傳首九邊以伸國憲原籍及仕所財產

俱籍沒入官總兵官顧名同城徇隱本應拏問姑念尙非統轄據

奏各營兵馬無缺人亦老成

此二語極力周旋

着降三級從寬卹任各指

揮使既據查明係權禹敗後挑撥補額畏勢隱忍情尙可原

亦周旋

着一并從寬革職卹任以觀後效蒞遼總督聶文

言罷不奏聞也

有心狗

庇

補出此事方不缺漏着降四級調用

總督處分獨重總兵指揮焉得不感激其尹雄既未却

第一奇書

卷十三

八十七回

五

鑄

奪擾民真心求撫準如奏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再看那叅番僧的旨意

劄實巴妄干軍政本應嚴處姑念異民從寬罰去該寺一月賜給

已有旨了

必劄實巴之本先到卽批罰去賜給故此云已有旨也

該部知道欽此

金相出坐大堂傳進營衛各員將批摺與看總兵顧名及十三指揮俱磕
頭感謝金相卽令顧名派員會同地方官抄沒權禹任所資財寫下牌檄
告示把梟斬權禹之事開列傳首號令九邊并定下硬弓石響輕重箭鵠
大小遠近中箭枝數賞罰規條飛檄傳去次日清晨復下教場看捺各營
兵士略有起色各衛俱剩的疲兵如何整頓得起當把各衛極疲之兵裁
革去了兩分令其速行招補其權禹原缺之額卽以尹雄之兵補足與各

衛二八分抽撥各衛有了尹雄的二分精兵復招選了兩分強壯之兵便自改觀加以教習有人指尹雄操練得法從此遼東衛兵反勝於營兵皆金相與尹雄之力也皆素臣之力次日是七月初日金相平明起來卽赴文廟行

香正打從大護國寺經過忽地寺中突出百餘番僧將前後執事截住兩

頭把金相連人連轎擁進寺去劉實巴揎袖攘臂來揪金相口中大叫皇

甫毓豈你絕咱合寺僧人的口食今日合你拚了罷突如其來猝不及備眼前喫虧斷不能免

却虧着尹雄不說虧素臣而虧尹雄妙預挑十員健將扮作衙役緊護大轎尹雄何故預挑奇妙

復與素臣隨後齊入素臣何來偏說尹雄與素臣奇妙尹雄着人知會各衙門救護素臣

見劉實巴凶猛恐健將攔攔不住忙迎上前假作拉勸將劉實巴隔開劉

實巴使盡氣力幾次三番近身不得暴跳如雷發起野性拔出戒刀望素

臣劈面斫來素臣一手接住他手腕用力措緊大叫國師無禮白晝持刀

截殺大臣凶僧野性更受此屈暴跳必甚合寺僧人俱想行凶却被尹雄埋伏下的將士

總說尹雄一齊擁入兩人夾住一人不能展動妙妙只須如此各營衛地方官員久

在文廟等候得有此信如飛而至金相走出轎來劉實巴急起左手此與

措緊之接中間橫截合寺僧人一段文法之秘被素臣右手接住指在腰膀之上刀又放不下凶

又行不來急得雙足亂跳滿口辱罵辱罵而口滿口暴跳極矣金相道各位請看國師

白日持刀行凶截殺若無人救援弟命休矣冤屈殺罰去賜給係奉聖旨何

得挾仇報復清平世界敢於如此作爲王法全無矣本都院只得開讀詔

書把這些凶僧先斬後奏以彰國憲國師交與各位看守候旨處分便了

說罷便進大殿欲宣旨處決各僧素臣然後拔去劉實巴手中之刀惡極交

與地方官貯庫將劄實巴交營員看守尹雄手下軍士及陸續進寺軍牢
此截在寺外者無至此猶不進寺之理細極便來洗剝各僧有兩個軍士扯開一僧衣服見胸

前紮有抹胸用力一撕突地跳出雙乳事外有事情外生情便先押到大殿上去天

竺僧尼俱不穿袴自足下用布纏起纏至股間卽向腰胯紮縛獨空前陰

後臀以爲溲便之地軍士不知其故解上番尼跪在殿前把頭捺地屁股

掀起早露出西方極樂世界一朵破爛蓮花越讀解頤引得眾人掩口而笑訶

實巴本意欲扭打金相毀其冠服汚其頭面令其出醜狼籍以洩前忿自

恃脚力拚得再罰去數月賞給料無大罪因被素臣隔開一時野性拔出

刀來打帳嚇走素臣不料被素臣神力一手摺住百不得動致各官俱見

行凶情狀已知事體犯拙好生着急忽聽金相要開讀聖旨將合寺僧徒

第一奇書 卷十二 八十七回 七 鐫

先斬後奏就如幾百斛冷水兜頭直淋嚇得魂飛魄散又見番尼露形獻

醜愈加羞懼尋思無奈只得跪在地下求各官員討情願磕頭伏禮將

番尼送回本國指出四個徒弟聽金相責處謝罪眾官員撇不過情面齊

上殿去代求誰知金相已不在殿中因移問番尼招出寺中藏有婦女進

內搜捉去了事外有事情外生情金相押着番尼從後殿穿入見有三間小殿正面

塑着觀音文殊普賢三尊赤身佛像兩旁壁上畫着無數赤身的人物禽

獸事外有事情外生情不覺駭然因立定了腳逐細看視只見觀音股間露出牝戶

文殊普賢各露陽物文殊陽物翹然觀音睨視而笑普賢一手拈弄觀音

的乳頭文殊右脚一指斜嵌觀音牝內兩邊壁上也有佛像也有神仙也

有菩薩金剛也有善男信女也有鬼物精靈也有牛馬豬羊龍蛇鶴鹿俱

是赤身各露陰陽二道有一男交一女的有兩男交一女的有人交禽獸的有禽獸交人的有兩菩薩金剛神鬼交一禽獸的有兩禽獸交一菩薩

金剛神鬼的

此亦地老天荒所無之事耳聞目見所有之像

扮出諸般淫戲之式與春宮無二各

極其變殿前四個金字匾額是大歡喜地金相勃然大怒令把塑像毀碎畫像剷除兵役面面厮覷不敢動手

愚乃至此

素臣腰間掣出銅錘走上供桌

把觀音文殊普賢三像兜頭一鎚打成泥餅

快哉

連旁立的赤體善財精身

龍女也是一鎚一個登時消滅尹雄掣出佩刀把兩壁淫畫一概削去然

後隨同金相進內搜出二十五口婦女三口番尼

佛寺窩藏婦女係此書定例况此等大歡喜地

乎俱帶至方丈內勘問各官候金相勘畢上前跪下將劄實巴知罪求寬

之意稟知金相本屬慈善之人一時怒起要將各番僧先斬後奏却見百

第一奇書

卷十二

八十七回

八

鐘

十餘人繩穿索綁跪哭哀求心頗生憐及見大歡喜地諸般淫惡之狀搜出若干婦女重復加怒要追出幾個首惡正法其餘候旨處分今據眾官跪求復回轉念頭說道劄實巴無狀至此這些行凶之徒本該即行處決姑念既經知罪眾官代求免其先斬題叅候罷了各官叩謝出去將實巴擁入方丈向金相合掌膜拜金相吩咐各番僧放綁將劄實巴指出四僧交地方官監禁其餘即交劄實巴收管番尼發地方官交官媒婦看守婦女二十五口發地方官問明親屬傳領器具各收管領狀報查

問

然後赴

文廟行香回到衙中向素臣吐舌道吾兄爲弟預籌弟還道未必遂有其

事

補筆靈妙

豈知果然若非吾兄布置精密如此

一筆點出將尹雄所預挑埋伏等事俱收歸素臣靈妙無

比若透露在

前便同嚼蠟今日必遭其辱矣因卽繕摺奏聞剛發本過第二次摺本已

轉與素臣拆閱見旨意是

尹雄避叛臣吳鳳元之難路過盤山剿除凶盜宋基恐餘黨復爲
民害暫領其衆卽請招撫

如此則有功無罪必係素臣手筆

因爲權禹所阻未得

歸誠今一聞欽差之命卽解甲投戈率先恐後錢糧悉歸府庫器

械盡納軍資化盜賊而爲王師焚窠巢而成坦道厥功懋焉據奏

弓馬嫻熟武藝超羣遠東將帥無與爲比

乃知問顧名誰輸誰贏之妙

精兵三

千亦爲營衛之冠應從優拔擢以待非常權禹所遺遼東衛都指

揮使員缺卽着尹雄補授邢全武藝雖不及尹雄而營衛自叅將

指揮以下

除出顧名

現俱無出其右把總微員未克展其所長前據奏

山東青州營伍廢弛將中軍守備題叅革職

補出一事妙

邢全着補授

第一奇書

卷十三

八十七回

九

備

青州中軍守備卽赴新任

伏筆

餘均如所奏行該部知道欽此

金相將旨宣示各營衛官員尹雄重換了都指揮的冠帶來叩謝金相并

回覆素臣道邢全實係邢孝改名他說受文爺大恩渴欲叩見早晨在寺

中因各官礙眼不敢冒昧現同其叔稟謝大老爺也不敢擅陳晚間尹雄

不稱小人矣亦細

備一杯水酒替文爺餞行可否令其一見素臣喜諾至晚赴席

邢全已先在座忙趕出來跪地哭拜素臣拉起同進堂中再三命坐邢全

方告罪坐下問其別後之事邢全道小人回家素臣止住道你已得官職

同爲王臣不得仍前稱謂

尹雄不稱小人此以

邢全囁嚅改口道邢全回家不敢去

見靳仁悄悄見了家母一面卽作遠避之計因有胞叔到此地投軍十餘

年不通音信故來尋訪天幸叔子已得了官把邢全留下喫了一分親丁

隨糧因恐靳仁知道故改名邢全不意今日得見恩爺真萬幸也素臣問
知年方二十三歲因家貧尙未聘過妻室觸起邵有才之女

因邢全而更及淑貞牽連

妙得因把淑貞之賢美志節及有才懇求作伐之事述知道你既因貧未娶

恰又補授青州營與登州相去甚近豈非天緣你若肯就此姻我便當任
月老之事邢全道恩爺之命何敢有違但有老母在家老母感激恩爺斷
無不從然亦必須稟知方敢行聘素臣道這箇自然有才親戚白玉麟現
做萊州府大恩倉監督我修書一封你去投下此事必成邢全出位叩謝
席散素臣卽修書付與復囑咐尹雄道買穀之事全在你與玉麟二人主
持我亦寫在書上了尹雄連聲答應素臣辭別邢全依依不忍垂淚相送
次日金相起馬回按薊州薊州自得了遼東之信賞則立登九天罰則立
第一奇書 卷十三 八十七回

十一 鑄

墜九淵各營將弁百倍認真晝夜演練缺額兵馬無不補足薦舊旗幟一

換新鮮鏑軍器一改堅好

必至之理必然之勢 戮權禹之功不小矣

素臣任金相去薊州閱

操自己往瀋陽一帶察看形勢

伏筆

到得趕回薊州方知續叅劄實巴之旨

已下是

這所叅劄實巴着革去國師發雙闕閑住首惡禪那等四名著卽

處斬餘僧一百八名及番尼四口俱逐回本國禮部查舉無過合

例僧人奏遣該寺住持仍照原定額僧二十名派往餘照所請行

該部知道欽此

素臣大喜道此本應由皇上所批怎竟如東宮監國時一般王法得伸奸

僧膽落矣金相道皇上尙未視朝啓建無遮道場

補出

一事 答謝佛天候功德

圓滿另擇吉日此本仍由東宮所批故也非東宮批無以痛快人心故補出一事薊州之下

卽按宣大其次太原榆林其次固原甯夏甘肅總因遼東之事各營俱極力整頓越至遠處越見所長因操練的日子較多故軍容愈壯一毫不消

示威已翻然改觀矣正是

威撼山岳 風馳雷電 有欲必從 有動必變

馬無不馴 士無不練 况以德威 革心革面收語忽出題外妙極

計自六月十三日在京師起馬至九月十二日至臨洮整整走了三個月

總束一筆 剔清眉目兩人分手金相自回北直素臣帶着松紋自向鞏昌而來由鞏

入川把四川全省形勢及有名險要之所都經歷過遍伏筆不覺已是歲暮

復從四川至雲南之永甯從雲南至貴州之黎平從貴州至廣西之思恩

第一奇書 卷十三

八十七回

十一

鐘

形勢險要亦如四川之經歷但省筆耳將及五個月光景那日在苗地中走了一百餘里竟

未得買有飯食卽伏中酒之根午後走出一重竹箐方現一小小村鎮有兩個飯

店主僕二人卽向第一家飯店投入只見店內掛着鍾馗神像桌上木瓶

內插着茶杯大的石榴花主人臉上喫得紅紅的迎接進去就送上一口

檳榔有幾個小兒小女頰上都塗着雄黃細意繪寫廣中平日素臣暗忖莫非正是

午日因稱贊那榴花說比我們江南竟大有三五倍卽榴花生情主人聽說是

江南人歡喜道難得今日端陽佳節就接着江南客人廣中重江南人非虛語也忙喚

夥計把現成酒菜搬出來休要添色再伏一筆一面答道我們這村叫做看花

村村外各處俱有花園這樣榴花還不算大哩更伏各官會敘之根須臾小二托著

酒菜并兩碟醋蒜出來素臣看那菜是一碟芹菜一碟豆芽一碟牛肉一

碟雞肉小二擺完梳箸主人自己斟了一杯酒奉上素臣正在渴時一飲

而盡主人連奉三杯素臣連飲三杯天暑路多渴極之故道主人請便你這酒味頗

正連日被水酒淘壞了肚子要你多賣幾壺殺一殺水氣又一中酒之根主人放

下酒壺說道小店這酒是柔柔堆花足色的火酒寫有力量常時俱揸着水賣

因今日是節下客官又是江南人故沒揸上水小二你可去掇一小罈來

當面開泥只是價錢却貴整要三分一壺素臣道只要酒好價貴些何妨

松紋來捧那壺素臣道你也餓乏了自去喫酒飯若待我喫完便越餓了

主人把松紋領過隔壁一間打發松紋方得套頭近在隔壁便於救護素臣自斟自酌小二在

旁不住傾倒便已喫有四壺素臣欲待不喫曲一筆好一見一個小女孩有四五

歲光景兩手拍着唱那沒腔的歌兒本是小女孩又是苗語吉伶古魯的一

第一奇書

卷十二

八十七回

三

鐘

字也聽不出却純是童音居然天籟兼以顛頭播腦姿趣橫生覺比著名

優演唱更是嫵嫵可觀颯颯可聽問起主人說是前日隨著大姊們趕墟

回來閒着就是這樣怪唱的草蛇灰線素臣帶看帶聽更有此下酒之物焉得不醉不知不

覺的又喫了兩壺那知這酒雖易上口故多却有力量故易六筋火酒要

抵一二十筋醑酒素臣餓乏之後想就着些菜却不喫牛肉止有一盤雞

內又是喫剩下的骨多肉少其餘便是荳芽芹菜怎湊得飽酒入餓肚分

外有力千曲萬折逼出一醉小二擎上飯來素臣且不喫飯挺然而坐出

醉狀從五斗方卓然句中偷得者只見店裏男婦一陣風都趕將出來大說是看官府那

店主便來推扯素臣說是老爺們過快些站起來素臣頗有酒意便不甚

理他可知沒酒意便肯站起來店主用力想抽起素臣却似生根的一般正在着急早

有兩個苗兵趕進店來各持籐條

妙若持鐵鍊便不是

拿着素臣頸子便走却走不

動素臣道做甚鎖我

是中酒人話

苗兵道官府拏你素臣道是什麼官做甚拏

我

是中酒人話

苗兵道說出來要嚇殺了你是上林寨巡檢老爺見你大

刺刺的坐着店家拉扯還挺着不站起來故此拏你素臣道知道了你叫

他來見我我有話說

是中酒人話

苗兵發怒呼的一掌望素臣臉上打來

此下如何接法

松紋聞鬧早已走過這邊因素臣平日管教不敢插話令忽見苗

兵動手更耐不得忙用掌向苗兵肩窩裏一搪苗兵仰跌過去連那一個

也撞倒在地齊聲叫喊驚動街坊鄰舍都來圍看稱奇道怪店主却更加

着急說道你這小哥惹下禍來了這巡檢老爺的法度好不利害你打他

的人他肯依嗎一面去攙扶苗丁

寫店家是店家不比眾人局外但看好看也

苗兵爬起見素

第一奇書

卷十三

八十七回

七

講

臣挺身而坐松紋怒目而視情知無益搭扶著報官去了松紋問素臣苗兵此去必有人來囉唆該怎樣發付他素臣道我這會子酒正湧在胸口且待下去了再處松紋問可要茶喫素臣搖頭松紋又問爺還沒喫飯喫些飯壓下酒去罷素臣道飯一下去酒要吐了使不得主僕二人正在問答店門外已擁着三四十人那被推跌的苗兵指著松紋說是凶手眾人都不信道怎這點孩子有那般本事噲哥的筋骨也算結壯的還受他不住估量了一會只得擁進店中來拏松紋松紋不敢行凶只把當先的或是一拉或是一搯拉著的便倒入店中搯着的便跌出店外跌倒了幾個不見素臣吆喝便率性將兩手連連推搯便把三四十個苗兵一齊向街心紛紛滾滾的跌做一堆喊做一片

奇哉快哉

素臣被這一番大鬧酒忽落下

站將起來喝道不許動手

已無可動手矣

松紋被喝卽住

松紋之力見而後素臣之酒落更是早喝不得

也各兵役抱頭鼠走聽得一片鑼聲店主探頭出望大驚失色道客人不好了不知有許多老爺來了素臣笑道多幾個不妨須與轎馬填門有一

位官員先入店中將素臣仔細一看急走上前附耳密問

須密問者易容之故

素臣

也把那官員仔細一看

須仔細者移氣養體之故

附耳密答那官員疾忙抱住素臣雙

足長跪於地正是

飛絮漫天終有着

浮萍入海會相逢

總評

戮權禹後卽招安尹雄提拔邢全爲國家除一奸進二忠去蜂蠹而得爪牙何快如之此則素臣所謂漸衰漸勝之道

第一奇書

卷十二

八十七回

齒

鑄

與尹雄比試合遼東營衛官弁無一能出十合外者而鬪至二十餘回合乃係步兵此非有意調侃資格所限雖英雄不能自振古今類此者極多勿徒惜邢全也在文法尤極變化不測之妙

尹雄演陣寫來如生龍活虎不可捉縛極爛題目能自出花樣不落窠臼最是難事

處分總兵指揮出人意中處分總督出意外然不處分卽是缺漏此書之妙正妙在無一缺漏處也

國師凶拚殊出意外而善讀書者讀之則在意中其根已伏於負氣回寺四字內也素臣已料有此事渾身是眼如持秦鏡燃溫犀妖邪

鬼物無不現形可喜可怕

或問此書如占鰲一回子固屢云地老天荒宇宙所無之事矣何云
實有其事余笑曰此特極贊才子之文有開山鑿石之神巧耳才子
所有之文必非宇宙所無之事野叟不云乎地荒老天荒無此事耳
聞目見有其人正以杜後人之少見多怪者開口亂道也慶舍之於
盧癸漢元之於董賢何異又全之待素臣宋史載劉道隆之備極醜
態則更以堂堂天子於殿廷廣眾令諸臣子輪姦其庶祖母之太妃
矣此較又全之事不啻百倍過之真野叟所云地老天荒無此事耳
聞目見有其人也俗儒少見多怪又奚足以論才子之書

步兵邢全卽係邢孝是一筆作兩筆用復爲撮合淑貞是一筆作三
筆用如此方是能用筆人

第一奇書

卷十三

八十七回

五

端

欲顯松紋臂力必須素臣中酒欲令素臣中酒非極有力量之酒入
於餓肚不可酒係堆花菜不湊飽經營可謂匠心然有酒無肴奚能
盡量妙在小女孩拍手唱歌古魯以侑之而於是素臣醉矣素
臣醉而松紋之臂力顯矣尤妙在隨着趕墟一答近生松紋嬌鳳之
根遠伏蘭哥篁姑之脉劍氣珠光熊熊奕奕妙不可言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鑄字卷之十三

第八十八回

兩柄銅鎚舞出上林嬌鳳

一顆珠子穿來苗峒毒蛇

旁邊看的人都驚駭道恁老爺都跪起客人來畢竟那官員是誰却是那

東阿山莊解碧蓮翠蓮的哥子解鯤牽出碧蓮翠蓮以解鯤不甚顯名是史家筆法解鯤纔跪下

隨後一位官員趨入解鯤拉著也跪下去那便是解鵬既出解鯤便可直出解鵬把看

的人愈加嚇壞道這是我們的老爺怎也跪着這客人素臣兩手相攙道

請起休失了觀瞻且問你二人現居何職怎縉紳上不見名字去歲我同

皇甫兄巡歷九邊有許多武職由廣西調去的問你兩人姓名都不知道

第一奇書

卷十三

八十八回

一

鑄

補筆解鯤道小人改名羊化現任遷江衛同知兄弟改羊運現任上林衛同

知恩爺巡視九邊恭喜已入朝就職矣素臣道我雖欽賜翰林却未到任

是東宮命我同皇甫金相巡視九邊的你我同爲王臣不可復稱小人羊

化道皇甫大人威名驚天動地戮權禹一事通傳天下可知却不知是恩爺的作用以

後竟遵恩爺之命便了當把眾官讓入店中道此是翰林文爺弟曾受過

大恩之人各官見說是一位翰林都一齊下跪看的人然後知道素臣不

是客人是一頂大大官妙是苗民耳中意中事素臣連忙扶起道弟偶爾路過冠服

不備各位俱請以常禮相見眾官俱打恭站立內有一員跪地不起道卑

職該死冒犯大人素臣問知是上林寨巡檢岑猛笑道不知者不罪快請

起來店主已搬有三五條板棧七橫八豎的擺下各官都不敢坐素臣道

並無統轄那有不坐之理強之再三方各打一拱請素臣朝外而坐各官兩旁坐下店家托上茶來茶罷素臣問各人姓名職任羊化道這是上林衛僉事鍾贊這是遷江衛鎮撫堯進這是上林衛千戶卞本這是遷江寨巡檢岑鐸

岑猛已通故不複述

素臣問因何齊集一處羊化道岑巡檢昆玉設酌村

外柵園請各位慶賞端陽故集一處因兵役們報說被一路過孩子打壞了數十苗兵各位俱以爲奇故一同到此因看着松紋道就是想就是這位尊使了素臣道實不相瞞弟今日多飲了幾杯空心之酒爲其所困岑老爺差人來喚不能應命來人怒弟違逆當卽掌責這小厮無知恐傷弟面輒用手攔隔致有跌仆弟若非困於酒則斷無此事矣

愈委宛愈不可當

慌得岑猛

忙跪下去道卑職該死求大人恕罪卑職立刻把那動手的兵細綁過來

第一奇書

卷十三

八十八回

一一

端

憑大人處死素臣忙令起坐道纔說過的不知者不罪即使真被掌責亦可勿論如何要處置他起來岑猛及各官俱拱恭道足見大人天地之量

羊化問松紋年紀

此本連看着松紋兩句中爲素臣岑猛說語隔斷

松紋走近一步打籤回說小

的今年十五歲羊化慌忙扯起却見腰裏插着軍器甚是假仗

入筆靈便

用手

去掬將出來却直挫下地去

細意簇寫

忙用了手禁纔拏得起

簇寫

却是兩柄大

鎚爲打銅櫃而設却用以打牆打呂祖打又全打監牆外接

應諸人今更用以打出上林嬌鳳故須如此細意簇寫羊化大驚道

這鎚敢有百餘觔常時插在腰間非有千觔之力者不能千軍萬馬中亦

所向無敵矣

一語刺入岑猛心窩

何況這幾個蠢才各官俱來拏看還有拏不動

的都相顧失色岑猛道欲求尊使輪舞一回使卑職們一見什面不知可否素臣暗忖松紋膂力有限未必能舞但既常插在腰想來還可輪動因

店中狹窄說道岑老爺要看你舞鐮若舞得動可到街上試舞一回却不可勉強松紋答應提鎚而出站定脚跟使個身法東西掃蕩南北驅除撒頂盤頭摩肩徹背

花拳油棒最入俗眼

竟如兩柄木鎚一般使得靈動非常光芒閃

爍令看者不能注視迎著風呼呼的響一團白氣滿身跳擲人人喝采個個稱奇舞了一會自知氣力不加素臣又吩咐不要勉強因瞧着街旁有

一塊大擣衣石直滾至前轟的一聲把那石打得五花星散爆滿一街打着的人都頭破血流直聲哭喊

不特敲拙兼以取巧松紋的是可兒

看松紋時手靠雙錘並

足而立

起有起勢收有收勢便成結構

却是口不喘氣面不改容只如未舞時一般

若再必至喘氣改容平減無限氣色矣故知藏拙即是取巧

眾官滿面失色

舞者不改容看者反失色妙極

贊不絕口連

素臣也出於意外甚是歡喜道也還算虧他不至十分出醜眾官道就是

第一奇書

卷十三

八十八回

三

鑄

隋唐的裴元化殘唐的李存孝也不過如此

典

老大人微服過宋

更有這

等神力的尊使再無意外之虞了素臣微笑羊化道各位還不知大人的神力哩敢怕這樣大鎚舞得動一二十柄來眾官吐出舌頭縮不進去道

道不比李元霸還利害嗎

無語不典

素臣聽着各官無稽之談暗自好笑只見

岑猛向羊運耳語羊運卽稟素臣道岑巡檢原有席在榴園欲屈恩爺一臨因恐冒昧故托羊運代稟素臣因有前事恐其莽撞道這個何妨只恐

初會不便叨擾耳岑猛大喜把轎子讓素臣坐自己換騎下人馬匹又備一匹馬與松紋騎着竟到石榴園來素臣一路見那兵役便從擁衛絡驛

之盛道旁苗獍匍伏恐懼之狀比著內地督撫出來較勝數倍因歎道村中無樹蓬蒿爲尊六七个芥子前程就赫耀如此真怪事也進得園中滿

園純是榴花如入錦幄一顆大的更是如火如茶如霞如日燦爛非常近
前看時一樹開有數百朵榴花每朵俱比江南牡丹芍藥更大一圍始覺
店中所見榴花毫不足異

挽應一筆

酒席久已齊備便定素臣南面居中各官

左右列陪畱苗童苗女歌舞侑觴素臣酒後不敢多飲但飽餐熊鹿獐兔
及米糲角黍席散已後已是定更羊化羊運陪着素臣往上林衛來各官
俱在後隨送素臣看著一路火把頭尾相啣連接雜沓如幾百條火龍在
空中蜿蜒飛舞煞是好看走到分路把遷江縣兩員辭去那火光就滅去
一半却也還照耀如同白日到了衛寨分路去處又辭掉了岑猛一人那
火光竟十去其九止有十數火把燈籠一二十兵役相隨回顧後面還有
四員衛官怎敵不過一巡檢的勢力忽然想起道是了了這岑姓原是

第一奇書

卷十三

八十八回

四

鐘

土姓必是土巡檢無疑了

故作起落便有花色

到了衙門鍾贊下本辭去羊化羊運

隨同進內重復行禮請入澡室淨洗出來獻上涼茶素臣道天氣甚涼還

是熱茶好羊運道今日竟不像夏天氣

反襯起明日便不落平

恩爺若不喜露坐

竟請到房裏去罷當卽領至一房素臣看那房中鋪設着梳臺箱籠等物

不肯進去羊化道不瞞恩爺說羊化兄弟貧兒暴富又被同寅們再三懇

懇各買了兩個苗女伏侍今日恩爺降臨豈有不住正房的事已把他們

鋪蓋搬在別屋內去了恩爺不須顧忌

抱足長跪搬讓正房特表二人敬意

素臣道我止主

僕二人不論何處俱可安身何必如此就要掣身羊化羊運抱脚攔跪齊

說道不過聊表敬心恩爺若不進去羊化羊運就跪在此一夜的了羊化

羊運若非恩爺提拔此時還不知在那地方賣解

語出至誠

又不知早被吳天

們殺害還有這微末前程來盡這點子敬意嗎素臣見其意甚誠只得進去羊化等動問別後之事素臣約略敘述二人俱道恩爺做出來俱是驚天動地之事靳仁經此一番敢怕就撐不起了葉世雄若非恩爺怎得性命山寨裏眾兄弟俱蒙賞賜家小感德不盡奚大哥又得了湯陰水泊是知道的去歲若截得住糧船上這分錢糧就不愁沒用度了羊化弟兄隨着林爺出征因怕靳仁謀害都換了姓名林爺說羊化弟兄兩個小心靈變吩咐就職要騙好冒監以便存住身子爲朝廷出力那太監性兒得不的甜頭被羊化羊運撮腳奉承又時常進奉些不值錢好頑意兒東西

大監

最喜頑意之物進奉得窮便歡喜非常在上司跟前極口吹噓連連陞轉得至同知之職

所百戶得至同知幾於九遷其官前日羊運又尋了幾個艾虎兩雙鸚哥一幅絨繡鐘

第一奇書 卷十三 八十八回 五 鐘

爐一對雄黃勸杯

件件是不值錢頑意之物

去做端午節禮管監大喜許不日就題陞

指揮羊化弟兄暗中結識幾個朋友收伏幾條閒漢心裏也想巴急只是材具不濟又沒見識擺劃不來如今恩爺一到就諸事可做了方纔那峯家兄弟都是世職苗子們看他如皇帝一般羊化們有心結識他往來情密土職們是慣受流官欺侮的因待的他好便把羊化如骨肉一般恩爺若用著他們沒有不依從的事他兩個與從前造反的峯啞原是叔姪因爭奪世襲的土知州互相爭殺便成了讐敵林爺出兵峯鐸做了嚮導峯猛也運過糧草峯啞敗後與峯鐸弟兄誓不兩立向各處苗峯勾連欲圖起事要先滅峯鐸滿門後搶思恩一府去歲春間又投順了赤身峯這赤身峯主是毒蟒惡種一胞男女兩個長成自爲配合生下五男五女又配

成五對夫妻渾身肉鱗刀矢不入男女裸體生性淫凶交媾不避生人鬪殺不避矢石饑咬人獸渴飲膏血役使猛獸膂力絕人從前都伏處深山與世隔絕六七年前漸漸出山擾害旁峒岑啞故投順他做一個泰山之靠這岑啞不打緊若引動了赤身峒這十個凶神便大有可虞岑鐸弟兄爲着此事每日憂愁怕有破家亡身之禍昨見尊使少年英勇好不羨慕說這樣人若得常在此地便有箇靠傍

伏求贊一筆好此書從無不伏筆而突入之理

情管明日

就來拜看恩爺要求恩爺做主哩素臣道我早知有這赤身峒甚是擔心前在山東會見葉世雄也說是被廣酋結連將來恐有大害這須得我親到赤身峒去走一遭纔有主意今日夜深你們且去歇息慢慢的從長計議便了羊化等伺候素臣睡下然後出去次日黎明即到牀前問安素臣

第一奇書

卷十二

八十八回

六

講

起身覺着天氣和暖羊化道今日天氣與昨日迥別清晨便是煩熱倒是進房來了一會覺着清涼些

伏筆靈妙

素臣梳洗過喫了奶茶角黍猛已在

外求見剛坐下去就把岑啞之事告訴一遍欲求素臣做主素臣道除岑啞甚易除毒蟒甚難但岑啞事急必投奔毒蟒則毒蟒不除岑啞亦不可得而除也弟正與羊兄商議要親往赤身峒走一遭方有剿除之計岑猛方跪下去連連磕頭道毒蟒大王聽了逆姪擅哄操兵練獸想并合雲貴兩廣川湖六省大人若能剿除不特救卑職弟兄合家生命六省生靈俱免殺戮之慘矣但赤身峒此時斷不可往須至九月後方可前去素臣問

是何故岑猛道廣西山峒俱有瘴癘何況赤身峒是惡獸所聚毒蟒父子夫婦俱咬生人喫不盡的隨處撩棄屍肉薰蒸毒氣團結外峒之人到四

月以後八月以前俱不敢入有誤入者一觸其毒立時倒地而死故心至九月方可前去也素臣點頭甚是憂悶惟憂悶乃見正說時本衛鍾贊下

本俱來叅見羊運畱飯羊化在遷江故鍾下辭去岑猛不辭飯後仍畱不去何候

至岑鐸來見然後把素臣之言述知復向耳語岑鐸大喜磕頭致謝道大

人有舉鼎拔山之力毒蟒大王非大人不能除毒蟒一除逆侄不足平矣

因問松紋是家生還是契買素臣答係朋友所送岑鐸道大人家中尊使

還有這般本事的沒有素臣道弟僮無幾本事却都比這廝好岑鐸吐舌

道還有比這位奢遮的這真是天神了不瞞大人說卑職弟兄因與逆姪

為難時刻焦心幸遇尊使這般神勇癡心欲向大人求下為一保家之主

只恐大人全仗他為牙爪就不敢啓齒今聞勇僕甚多不揣冒昧斗膽直

第一奇書

卷十三

八十八回

七

詩

陳舍弟有女嬌鳳年方十三願招尊使為婿謹奉千金作為身價不知大

人能俯從否素臣道弟雖貧亦不至賣僕千金身價再也休提至為婿之

說二位現係朝廷命官豈可以家僮為婿玷辱門楣岑猛道這却不妨卑

職苗俗只重勇力不論門楣卑職屬下苗丁卽同家僕一般皆可尙婚尊

使若贅到卑職家中便是巡檢之婿屬苗敬畏非常何敢輕覷兼有這般

神力卑職弟兄且仗為保家之主何況其餘苗丁皆可尙婚已解釋門楣

復論屬苗敬畏周匝之至羊化羊運亦為撮合素臣暗忖若遂其請則岑氏弟兄及屬

下苗丁皆為心腹惟我使命於國事大有益矣但不知其女相貌何如尙

係奇形怪狀松紋豈能和合若不和合豈不反生嫌隙因說道婚姻之道

卽不論貴賤亦必才貌相當小价既係下人相貌粗笨豈能配合令愛還

宜三思岑猛道廣西土俗男女婚配俱先趕墟本地之人必男女唱歌投
合方向僻處交歡然後遣媒議聘先交後聘若遇上邦人物便不須唱歌

竟自交歡

重江南人如此故
店家一見而喜

至卑職家門係屬土主與苗民略別

略別處
置於後

交另

若與漢人結親便自依漢俗不先交合但男女亦必相見俟其兩願

從不以父母之命壓之

特與孟子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反大奇

尊使既係江南

豈知却
是山東原可

不論相貌况又一表非俗小女亦不甚醜惡明日便是樂平大墟若蒙大
人慨允至期同往一觀便見男女之願不願了素臣因卽應允岑猛大喜

一面吩咐從人料理酒筵棚帳一面同著岑鐸告辭

始知從前不
告辭之故

羊運備

酒爲素臣接風畱住陪席便仍坐談日色正午天氣大熱各人汗流浹背

存坐不定看著素臣却並無暑意

緊逼
一筆

頂冠束帶手不揮扇各人俱不敢

第一奇書

卷十三

八十八回

八

靖

自便窘迫之至羊化只得開口道今日暑熱異常在座俱忍受不住要想
脫去冠服却又非陪侍之禮恩爺又不執扇各人俱不敢用扇愈覺難受
恩爺是極體貼下情的可好看各人執一執扇稍解煩熱素臣瞿然道這
是我不是了今日雖比昨日較暖却因自不覺熱坐著講話竟忘懷了快
請從便因先除巾幘次把長袍脫下復取扇略搨了一兩搖眾人如得了
赦書一般一齊探去紗帽解脫袍帶執扇揮暑坐了一會便又煩熱起來
素臣此時却是留心察看見各人面上仍是汗出如珠因復命從人打扇
眾人得不的這一聲登時兩三個兵役搨着一人無奈天氣極熱風都是
熱的仍不能止汗松紋也討了一把紗扇向素臣背後搨來素臣覺著太
涼暗暗的止住了

復

松紋收了扇就挨着素臣身邊站立

伏

羊化見素臣

連扇都不用想着那年在山莊松陰之下脫帽洗足的光景情文相生只顧奇

怪起來忽見素臣袖口露出汗衫忙走到身邊細看說道怪是恩爺不熱原來穿着這樣大珠的汗衫哩旁通峯鐸道愚兄弟也有珠衫在內想是大

小不同之故因也站近身來看視道這珠子一倍大於俺們的數倍故能

辟暑熱之氣了羊化問製這衫子用銀若干素臣道我一介寒儒豈能製

現審數十萬官五品非寒儒矣緣視此藏銀如非已有受職仍如布衣之故此係東宮所賜不敢緘置以虛君

恩故常服之耳衆人道既是內府奇珍想必不同凡珠故能辟暑了素臣

因連問辟暑二字暗忖莫非身邊帶有寒光之故幾欲蓋去寶珠却反因之有觸曲曲折折玲瓏

瓏因要取將出來却屈過手去就撞着松紋臂膊呢隨因問松紋怎不怕

熱反挨我站立不開去些松紋道近着爺纔涼若站開去便怪熱起來了

第一奇書

卷十二

八十八回

九

儲

素臣恍然大悟千曲萬折纔通出此一悟忙向身邊掏出綾帕解開線索拈取寒光寶

珠吩咐把纜穿好掛在正梁之上仍把宵光珠包起那知那辟暑神珠用

帕包裹尚不見功效是加一倍形容法一懸掛起來纔顯出他的神通峯鐸等仰

看大珠都嘖嘖稱羨道恁天下有此等大珠必是夜光神珠亦由東宮所

賜了素臣道此係辟暑珠却非出於內府是從千年老蚌所得大約弟之

不怕暑熱因有此珠故也衆人正在賞歎不知不覺的身上漸漸清快起

來須臾滿身之汗已收遍體之涼頓發因收去扇子重復冠帶喜得心花

放開說道不瞞大人說卑職們一到暑天每日要洗七八回澡方纔因陪

侍大人不敢告便却滿身臭汗膠粘十分難過此時竟遍體清涼如換了

世界一般不遇大人空生人世矣極表寒光十分遮足素臣道方纔說赤身峒九月

後方可去我想既有此珠此時恐亦可去眾人都道像這般涼快自然無

礙矣千曲萬折總只爲此素臣大喜方始放心應前甚席散後岑鐸岑猛貪着涼爽

不肯遽去錄波瀾素臣因問起婚姻之禮岑猛道苗民土例唱歌交合

卽遣媒議聘擇定婚期女家親戚送新人上門男家親戚備席款待其新

人則竟入厨下燒火掃地替夫家挑滿一缸清水怕從後門而出仍回母

家既嫌反不交歡而仍回母家更奇嗣後逢墟再與別男唱和交歡不與其夫交歡而并與別男交歡則奇之

奇者謂之野郎稱謂亦奇待得有了身孕顯而可見方招聚平日交歡過的野

郎暢飲一宵作別可名爲野郎會奇極始歸夫家坐蓐與野郎交歡得娠而歸夫家坐蓐尤奇此風至今不變少

見多怪者讀此亦必斥以爲妄豈不冤哉必一生不孕則一生不歸夫家奇至此一歸夫家則野郎

如路人不復相見矣此猶數可卑職們家中嫁女却不然結婚以後就不回家

第一奇書 卷十三 八十八回 十 續

有孕便罷無孕則隨意所愛叫進房中同睡俟有孕後卽打發散去不必

出去趕墟唱歌算覓野郎勞逸略殊其偷漢子生雜種則一但言女兒爲嬌鳳言之也若與漢人結親

則一從漢俗有孕無孕各安天命的了素臣微笑說說至夜二人始去始字

猶是次日清晨羊化叫苗女替松紋梳洗紮刮被套內取出新衣裝扮起

來岑猛已打發轎馬到門松紋騎一匹白馬在素臣轎前先行就如騎頂

馬一般羊化弟兄兩匹馬跟在轎後兵役門簇擁着竟向樂平墟來男男

女女已有捉對唱歌見素臣等入墟纔住了唱齊看官府岑鐸弟兄引至

一個大篷內篷底都掛着紅綵正中擺着席面讓素臣上坐旁設四席岑

羊四弟兄陪坐一帶布幔隔斷靠裏亦設有席面兩旁也是四席前面一

張橫桌有岑家親族把松紋邀至橫桌前坐定各親族在下相陪兩邊都

獻過三道茶素臣要看墟中男女歌唱却因土主相看女婿又有江南大
人及衛裏官府同來便把合墟男女都引至大篷之前嬌首頓足瞠目撐
眉真如堵牆一般擁擠不散那裏還有唱歌之人須臾人聲鼎沸吆喝連
天一隊苗婆苗女簇擁著一箇十二三歲的女兒進篷就坐在松紋對面
松紋見岑猛如此勢力擁衛絡繹之盛肯把女兒配他本等出乎望外却
怕是一個樞眼高鼻醜惡面孔未免懷著鬼胎今見其女眉目秀麗皮膚

匍伏恐懼之狀

白淨不覺滿心歡喜那嬌鳳聽著岑猛誇說松紋本事非常要靠他爲保
家之主令其依從父命况又是江南人物即使容貌粗俗也在願從今見
松紋身材雄壯相貌清奇好不快活各人滿願得妙於是喜孜孜的在手帕內解
出檳榔雙手送過松紋已被羊化們教導知道規矩補筆連忙雙手接來就

第一奇書

卷十三

八十八回

七

講

口而食也在帕內解出檳榔喜孜孜的雙手遞將過去嬌鳳亦連忙接食
兩人同立起身先行拉手後行抱腰以當交歡之禮當下各親族男婦齊
向岑猛夫妻叫喜定松紋嬌鳳上席並肩而坐諸親族男女東西列陪這
邊岑鐸等陪着素臣大吹大擂的兩邊上酒兩巡上湯二道割獻兩盤上
喜元喜糕兩碟成雙之意素臣即依着羊化之言補筆起身告辭岑猛帶着嬌鳳
過來拜見素臣袖裏掏出兩定赤錠賞之嬌鳳磕頭謝賞松紋拜見岑鐸
岑猛并丈母奚氏也是每人遞給兩錠黃金亦取成雙松紋也磕頭謝了賞然
後放礮起身次日卽議婚期土陰陰人擇了五月十二日入贅大吉初十
日羊化羊運簪花披紅押着聘禮全副鼓樂花爆喧天的進門素臣接進
大媒正從使及諸色人等俱來見禮開了喜盒素臣看是二十四色水禮

二十四盒綉緞紗綾袍帽衫襖裙袴鞋帶襪扇帕等物六十兩黃金六
百兩白金一面靛待來人一面與羊化弟兄商議回聘之事道弟前日說
過不要身價怎又送這千金禮物來我們如今該怎樣回聘之法羊運道
岑氏弟兄說沒有白要女婿之理恩爺若不受聘金他如何放心不如收
了回答他意見就是入贅不比娶親是反男爲女的凡事都可從省水禮
已代備十二色回儀只須八色就儘數了尊使這兩柄銅錘就是一盒極
出色的禮物其餘待羊運們去湊合起來就是素臣笑道怎銅錘都可回
聘羊化道苗俗最重膂力新郎能用軍器俱可入盤何況這樣兩柄大錘
素臣道既銅錘算得禮物他還有一把佩刀也可湊數的了因在松紋腰
間解下羊化接過拔出一看連聲稱贊此寶刀也若作回聘更是一件極

第一奇書

卷十三

八十八回

主

講

出色的罕物素臣在纏袋內掏出一條汗巾解開一頭取出一瓶水安息
留一頭復用又取出一小小金盒內盛兩顆大珠道此二色也可湊數嗎羊化

弟兄吐舌道此皆無價之寶怎說是湊數苗人所重者力所愛者寶恩爺
這一副回聘過去把岑氏弟兄俱要嚇壞又要喜死哩羊運掣出皮金絨
花杭粉蘇繡四色道這是不值錢的東西却選的上號顏色花樣係苗婦
心愛之物也可湊作數兒素臣復把原禮內綉緞紗綾各分一半共成十
二色回聘過去岑猛意素臣既在客邊松紋又係下人預料回聘斷不像
樣惟恐親族鄙薄減顏落色沒甚興頭徵正必反徵揚必抑文法之秘及回聘過門見有
十二色水禮與原盤一色豐盛綉緞紗綾又回了一半已是喜歡及至開
了金盒銀餅忽見明珠安息竟喜透天門登時覺著面上光彩百倍合廳

人俱嚇得目定口呆猜疑錯愕明珠安息無人愛諸親族見了銅錘又

都驚駭贊歎岑鐸拔出刀來道不止明珠安息為稀奇寶物只這把刀也

是走遍廣西尋不出的岑鐸之妻及親族中婦女見了絨花蘇繡等物個

個眉花眼笑贊不絕口刀錘花繡各人所驚岑猛見各人眾口贊揚快樂

無比誇說道只這一瓶安息兩顆明珠就比着原聘倍了幾倍哩又抽出

表一筆岑鐸道這水安息只恐是假若是真的便是無價之寶又於二物中

筆岑鐸道這水安息只恐是假若是真的便是無價之寶抽出一物特

表一筆岑鐸道這水安息只恐是假若是真的便是無價之寶又於二物中

筆岑鐸道這水安息只恐是假若是真的便是無價之寶抽出一物特

表一筆岑鐸道這水安息只恐是假若是真的便是無價之寶又於二物中

筆岑鐸道這水安息只恐是假若是真的便是無價之寶抽出一物特

表一筆岑鐸道這水安息只恐是假若是真的便是無價之寶又於二物中

筆岑鐸道這水安息只恐是假若是真的便是無價之寶抽出一物特

表一筆岑鐸道這水安息只恐是假若是真的便是無價之寶又於二物中

筆岑鐸道這水安息只恐是假若是真的便是無價之寶抽出一物特

表一筆岑鐸道這水安息只恐是假若是真的便是無價之寶又於二物中

筆岑鐸道這水安息只恐是假若是真的便是無價之寶抽出一物特

表一筆岑鐸道這水安息只恐是假若是真的便是無價之寶又於二物中

筆岑鐸道這水安息只恐是假若是真的便是無價之寶抽出一物特

第一奇書

卷十二

八十八回

三

續

的烟便直上不能搭掛了此段承接香煙直掛眾親族男婦俱極口慫恿

要岑猛點試說也叫咱們見見什面岑猛想此物心是東宮所賜斷沒假

的正要誇耀眾人因命取碗水來放在西邊桌上揭開瓶蓋將指甲挑出

少許燒在東邊桌上金爐之內只見一絲煙氣如搭座長橋一般直掛人

西邊桌上水碗之內到得燒完把碗中之水逼乾果真存有一半眾人瞳

目撫掌驚以為神喜笑贊歎之聲不絕抽出一物復試點以特表岑猛仍

把餘香歸入瓶內不目視眾人驕狀滿心發痒快活正在快活到盡頭處

忽見幾個苗婆慌張出報爺不好了太太過去了這一句話直嚇得岑猛

魄散魂飛滿堂男婦口呆目定樂極悲生正是

莫訝喪門逢吊客 却憑天喜遇紅鸞

松紋非舞鎚不得爲土駙若突然而舞便真如隋唐之載元化殘唐之載存孝亂說大話而已故先有八十六回之銅錘壓馬素臣令舞一段埋根素臣傳與手訣數語點出膂力更長之故則自彼時至今又已一年故前之舞了幾錘已是氣喘者今且靈動非常口不喘氣也尤妙在自知氣力不加一句忽然振轉否則力量幾與素臣相埒非松紋身分矣此爲曲折匠心縱橫如意

土官世襲苗民視之如君公然故道旁苗民匍伏恐懼之狀較勝督撫數倍乃知苗兵所云說出來要嚇殺了你竟是實話

進房一會覺著清涼已伏辟暑之根自此而各人汗流浹背素臣並

第一奇書

卷十三

八十八回

齒

鑄

無暑意而眾人除巾脫袍執扇打扇仍不止汗松紋搨扇素臣覺著太涼而松紋挨身站立而羊化想起山莊脫帽跣足之狀而眾人疑論汗衫旁鼓側擊總爲辟暑一珠開緘抉匣刮垢磨光直至素臣連聞辟暑屈手搯臂然後根問松紋恍然大悟所謂千呼萬喚始出來也他書則如小兒猜謎自說自破矣其呆活靈蠢相去何如

素臣云既有此珠此時恐亦可去上文之開緘抉匣刮垢磨光費如許精神爲寶珠出色者皆爲此也標題所云穿來苗峒毒蛇豈虛語哉

苗民重力兼又重財岑猛愛松紋武藝不惜重聘招爲土駙固出所願然使回聘毫無削色已甚保無忽起悔心漸生嫌隙乎一見明珠

安息卽喜透天門登時覺著面上光彩百倍自此而敬愛松紋永遠
無數是以區區明珠安息卽買得岑猛之心此素臣之善於用財非
一擲百萬者可比

第一奇書

卷十三

八十八回

圭

鑄



一...

...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鑄字卷十三

第八十九回

苗婆聞水安息回生老命

妖道見夜光珠錯認元神

岑猛忙趕進去只見奚氏躺臥在牀直挺挺如死人一般眼睛緊閉鼻內流血岑猛道頭裏好好的怎忽地這樣伏侍的苗婆們說道今日起來原有些心煩因是喜日勉強料理不知怎地一箇頭眩就倒在地下不省人事急扛上牀便鼻裏出血連眼都閉了岑猛急得雙足亂跳忙着人去叫師婆請醫生醫禱兼行看不知有救無救岑鐸趕來說必是中了暑了這水安息名返魂香專治一切急病快燒些起來看是怎樣方纔外邊的人

第一奇書

卷十三

八十九回

一

鑄

也都有些頭暈眼花聞了這香氣就清爽了許多再不去借文大人的薛

暑珠來

榮拂一筆餘波微灑兼伏鎖柱薩氏之脈

不是光跳的事岑猛慌忙接過討了香爐揭

開瓶蓋倒些在爐

前挑此倒一筆不苟

把帳子垂下燒將起來熬也奇怪燒不多時

奚氏眼就張開鼻中連打幾箇噴嚏噉轉氣來道闕死人也岑猛喜得打跌忙又撮上些去不一會奚氏坐起問是那裏來的好香怎一聞著心裏就爽快這會子竟像沒有病了岑猛道這是你女婿救你的性命你方纔已過去的了

一路極表安息功用

這香名水安息是他回聘來的奚氏喫驚道這是

返魂香無價之寶怎燒這許多弄著滿牀都是香烟

落水要命上岸要錢

快些把水

梳來收

又是一個老在行人

岑鐸道今日天氣炎熱各人都冒著暑氣我合大姆不

是在外聞著這香也都要惡發哩孀子你可做些好事把上下人口都叫

進房關了窗戶放開帳子等大家爽快一爽快也是陰德岑猛道太太身子好了就值得多真個把香放出來不要收罷奚氏道我也不是小氣當

初你丈人因五姑得了怪病要弄這水安息險些不把魂都急掉了只鹿

彌峒主藏得這香伏鹿彌峒靈妙況了人情還出了三百兩銀子纔買得三分香

來救了五姑的命安息功特表至十分透足故此知道他的貴重安息功用知者頗鮮何以岑鐸岑猛及奚

氏女流無不知之特與點明便十分周匝既是大伯說着就把香放出來罷於是關上窗戶揭

起帳子那香煙撲出滿屋飛舞屋內之人登時頭清眼亮暑氣全消極表安息

功因令宅苗婆苗女輪流進房共聞香氣極表至此透快淋漓苗丁去請的醫生

師婆陸續來到岑猛道用不着了每人賞他三百皮錢打發去罷這邊內

外諸人俱贊歎回儀豐盛安息神奇那邊自打發回聘起身羊化卽與素

第一奇書 卷十三 八十九回 一 鐘

臣商議道十二這一日恩爺過去坐席該用本身冠服請問是幾品職銜

好去預備素臣道我受諭德之職該五品冠服羊運道紗帽紅袍俱有現

成的這裏有蘇州人繡鋪連夜叫他趕起一副補子就是因叫兵役去定

却拏有一副織就的說若是用得便不須趕繡素臣大喜接看說狠用得

羊運忙拏進去叫苗女縫釘不題到了十二日一早岑家先來了一乘大

轎兩乘中轎請素臣及大媒去會席岑鐸岑猛慚媿原聘菲薄贊頌回儀

豐盛極口稱謝百倍恭敬餘勇可賈在座是鍾贊卞本連主及客共是八位官

員都是紗帽圓領大帶烏鞞只有一人是道家裝束摳眼虬髯滿臉橫肉

是個凶惡之相素臣本不喜道士又見這般相貌便不甚理他岑猛道這

位仙長道號峒元是久經得道在這一方鎮世度人的卑職們凡有正經

大事必承仙長降臨今日一會有大人天生貴客又有仙長天降神仙可

謂難逢難遇鄭重其詞明欲素臣加禮素臣唯唯仍是當下定素臣南面首席峒元北

面關席兩大媒東西首坐以下各官挨坐而陪兩壁廂粗樂細樂齊作中

間攪瑜之上苗童苗女歌舞侑觴因是停會還要欸待新郎上食的都是

趕緊到日中已經撒席素臣等辭謝而回不一會轎馬到門迎接新郎松

紋磕頭辭別素臣吩咐道你年尚小不可貪歡縱慾須要畱着精神打熬

氣力此地不久將為戰場若憑著一刀一槍博得出身也教你父母歡喜

松紋道小的見奚囊及姐夫姐姐俱有本事聽說家中了鬢個個勇猛小

的惟恐落於人後一夫善射百夫決拾依着爺的口訣每日熬煉常常夜裏一聰醒

轉便在牀上用功豈肯為着女人悞自已的工夫顯明膂力頗長之故況且父母不

第一奇書

卷十三

八十九回

三

鐘

在跟前雖有爺做主不敢不去就婚但小的主意却待見了父母纔與妻

子成婚此去也只好做個乾夫素罷了素臣笑道難為你這點念頭就

算你的孝心了但恐你說不嘴響亦且苗女們性情休要惹惱了他反致

悞事只須畱心不肯貪戀就是了雖則小看松紋亦是正理松紋也沒言語主意已定不在多言

外邊三請已過就匆匆的上轎去了到了晚間羊化弟兄回來陪著素臣

夜酒說道恩爺今晚睡覺要警醒些防備那道人前來謀害素臣駭然道

我與他無怨無德怎要謀害起我來羊化道那峒元深通妖法這一方人

都受他制伏往常不論是何筵宴俱坐首席早上岑巡檢與羊化們商量

羊化說恩爺是斷不肯坐在和尚道士下首的纔只得屈他坐了關席他

已大不悅了加以恩爺自入門入席以至席散俱沒讓他一讓也沒合他

說一句話羊化們見他滿面怒容側目而視知道他心懷不良因吳天那
樣法術聞說與恩爺交戰便一毫不靈故此不在心上方纔岑氏弟兄又
再三叮囑故復向恩爺饒舌素臣道這是我達時務惹出來的禍了悔似

已但要我怎樣去周旋他却又不能仍是我且問你他會些什麼法術羊

化道他誇說能移天換日倒海翻江呼風喚雨撒豆成兵却沒見他做將

出來常時觸怒了他輕則放蛇虎來傷損人的肢體重則飛刀飛槍來害

人性命這是做出來過的所以人皆怕他素臣道邪不勝正只此四字死

生有命此四字夜間有甚響動你們俱不必驚慌也不須起來窺探恐被

邪術所傷羊化羊運俱唯唯遵命是夜素臣不點燈燭牀上懸起宵光珠

手內執着寶刀默坐在牀懸珠本意不過從暗處看亮處較分明耳不意更得寶珠之力二更以後一陣

第一奇書 卷十三 八十九回 四 鐘

風聲兩扇窗榻洞開一隻獼猴猛虎跳入房中直向牀前撲來素臣手起

一刀只聽噤叫之聲向牆外跌撲而去看牀前時落有半段血淋的狗腿

當把刀尖挑過一邊不多時風聲起處張牙舞爪的攬進一條金龍攬至

宵光珠前卽落於地假龍見真珠卽現原身珠之功一看地下時却並非金龍是一條黃

色絲縑也把刀尖挑過三更以後三四個青面獠牙惡鬼各持刀劍跳入

窻來東西搜覓總看不見素臣身影珠之功二有一個用刀夾挑明珠被素臣

一刀削去四箇指頭掛將下去又帶傷了後面一鬼的毛腿血灑床前哭

沸戶內都抱頭鼠竄的跳窗而去須臾只見一把飛刀直飛入來正待把

寶刀架隔那飛刀已錚的一聲落在地下接連又是一把飛入依然落在

床前素臣被褥刀尖且戳不起何能近身此與宵光無涉取起看時連那斷指惡鬼手中落下一把

補得靈妙削去四指刀必落地急於逃死何暇拾刀

共是三把上好的苗刀一齊丟入牀下又隔一

會忽然窗檻上火起焰騰騰的燒燼素臣咯一口痰涎遠遠的吐向火裏去那火登時滅熄看那窗檻仍然如故並沒燒損痕迹那知檻火雖滅忽

地拋進一個火毬滿房亂滾滾着椅桌箱籠等物無不被燒却總滾不上

牀

此與飛刀同

火光透向珠邊便自消滅

此則宵光之功。珠之功三。

素臣復吐出唾沫火

皆立熄被燒之物不損分毫素臣也就不吐唾沫任他去燒不一時燒得滿屋通紅烟焰四起咨嗟必剝爆響有聲又怕當真燒壞了器物亦且被

纏得厭了因正要小解便扯開袴腰向那火毬上撒下溺去誰知這一溺不特毬上之火無影無蹤并把滿房烟焰全消遍屋火光盡滅溺裏浸着

一人翻滾哭喊

以正水滅邪火邪水既滅邪人安逃

素臣忍住小便插好袴腰下牀看時却

第一奇書

卷十三

八十九回

五

鏡

是一個十六七歲的道童滿身都是硃砂畫着火焰紋色當把那條黃絲絛兒細縛起來丟在牆腳邊仍復上床默坐却自以此以後寂無怪異

恐傷其子

故直到東方發白羊化弟兄進房問候素臣收起宵光把夜來之事說知羊化羊運臉都嚇白了忙到牆角邊一看認得是峒元之子有名的紅孩

兒素臣令羊化押在外邊閉上門窗待我略睡一會羊化等依言把紅孩兒押帶閉門而出紅孩兒哀告道我被文爺撒出溺來滿身就如滾湯泡

着一般痛楚難熬求兩位爺把冷水浸我一浸羊運叫人取水替他澆洗換了三次把溺全洗淨了紅孩兒方纔止痛

着此一層餘勇可賈文勢不竭是加一倍形容之法

一會松紋回門磕頭羊化搖手令勿驚寢并告訴夜間之事松紋問紅孩兒俺爺與你家並無仇怨怎起這惡心是弄什麼法術反害了自己紅孩

兒道這是我父親該死說文爺在席上不把我當人先咒着一隻黃犬變作猛虎來被文爺砍去了半條腿跑回去躺着堪堪待死又呪了一條絲繸變作金龍來傷害文爺又被收住了只得差了四個徒弟變作惡鬼各持刀劍來併文爺文爺不知藏在那裏空中一刀劈下把一個師兄的手指剝掉四個又掛傷了一箇師兄的腿膀然後用飛刀來取首級却一連兩把都被收去父親道一不做二不休只得要用着無明的了把我身上畫著火焰咒進房去打帳連人連屋都燒成灰燼那知只有火形並燬火性一切器物燒了半天仍復如舊牀前掛著一顆珠子連火光都冒不上

千年老蚌中寶珠真陰之氣自能克制邪火

先被文爺吐出痰唾滅了餘火後被文爺一泡

小便把我浸在中間煙火俱消疼痛欲死脫身不得就被網住的松紋正

第一奇書

卷十三

八十九回

六

鏡

在根問峒元已求了岑鐸岑猛一同到門羊化羊運忙接出去只見峒元背負荆條哀告兩人轉求素臣恕他冒犯之罪羊運進房素臣已醒因把峒元之意說知素臣討水淨了手面蹠將出來峒元連忙跪下滴淚哀告道小道有眼無珠不知大人法力竟敢班門弄斧如今泥首階前任憑大人責罰只求赦小兒一條狗命就感恩不盡了素臣命從人解去其縛撤荆使坐峒元叩首起來不敢就座素臣笑道何前倨而後恭也峒元道從前只知大人是富貴中人以巖巖之勢相加心內不服那知大人竟是大羅天仙

素臣云我本大羅仙竟成詩讖

小道昨日敢於對坐也屬萬分無禮怎還敢怪着

大人素臣笑道我不過一介書生有何巖巖之勢至稱我爲天仙尤屬不

解因強之使坐峒元復稽首告罪踟躕旁坐說道不瞞大人說小道昨晚

因所試之術一切不靈就疑心是一位神仙親自到窗外窺探只見祥光

萬道瑞氣千重繞滿牀前端人善士且有祥瑞之氣大人元神化作一顆

菩提寶珠此則邪人妄念光芒閃爍欲求大人法身了不可見珠之功四豈非是一位

大羅天仙岑羊四弟兄俱目視素臣驚心動魄夾寫一句神情活潑氣象萬千素臣笑道

若果如此則我居然一精怪矣我不過心正無邪故一切邪術自不能行

老實說出却非有他法也嗣元道這就是真本領神仙修到真人地位方

能以正心降魔自居大人說心正無邪這就是真人地位了素臣大笑道

你也不管我是真人是假人却要依我三件事纔放還你兒子嗣元道休

說三件就三十件也依素臣道第一件以後不可行此邪術傷損於人第

二件這裏一帶地方不許你橫行喜則杯酒怒則干戈第三件不可助逆

第一奇書 卷十三 八十九回 七 錦

爲亂立心總要歸順朝廷你依得此三事便將汝子釋還你日後也免遭

刑禍嗣元忙跪地發誓道嗣元若不依此三言他日死於亂箭之下伏筆素

臣扶起立將紅孩兒喚至并半段狗腿一縷絲繸三把苗刀俱行發還嗣

元羞慚滿面領着兒子磕頭拜謝而去松紋出叩羊運已停當酒席兩岑

猛弟兄上席另設一席款待松紋席散松紋隨着丈人們回去素臣與羊

化商議往赤身之事羊化道恩爺進嗣必須易服改裝嗣中最行的是貨

郎其次便是醫生但是蘇州貨郎江南醫生到處俱肯招留便通得赤身

嗣去恩爺醫法通神不如竟扮作醫生罷素臣點頭應允羊運問明姓字

藥料卽去準備素臣擇於十八日夜裏起身十五日岑猛領着松紋來見

行禮後素臣問松紋連日可還做些工夫岑猛道卑職正要稟知小婿不

特勇力出眾亦且至性過人因未稟明父母誓願守待三年向小女說你我年紀俱小正好打熬氣力演習武藝使父母有箇靠傍三年之後你只十六歲我只十八歲不爲遲悞小女自幼亦喜持刀弄棒兼爲逆姪之事他也日夕憂心聽了小婿之言深以爲喜稟知卑職卑職招婿原爲保家起見見他夫婿同心甚是快活現在挑出四五十個苗童四五十箇苗女令小婿演練小婿更把大人人口訣傳授小女日夜用功不特做對恩愛夫妻并做一對恩愛師徒哩素臣暗忖松紋前言不謬深悔自己失言因道難得夫婦同心他們年紀甚小目今時勢所急者在此不在彼只要有常心中中止就是了岑猛等別後羊運送到藥箱素臣開看見藥料俱備一個掛招上寫江南吳玉函男婦大小方脈十一個大字

名金見後取金匱玉函經之意收

第一奇書

卷十二

八十九回

八

鐫

拾過去同往堡前堡後及岑猛土堡前相度形勢指點與各人看過說此處可立堡防守此處可出奇埋伏此處可分兵設援岑猛等俱謹記在心伏筆十六日岑猛送到苗丁一名名喚奚四代替松紋跟隨入峒素臣見其

暴眼高鼻

伏筆

貌若猙獍却無凶惡之相因便收受改名奚勤却仍畱岑猛

處將銀三百兩令羊運置買蘇貨俟我有信出來交給奚勤令其進峒只許照本發賣不許換錢若此時同去反有拖帶增我一累也岑猛羊運俱各應諾素臣復把三十兩銀子令羊運買上等蘇貨八種自己帶入峒中備用因問苗丁苗婆吉伶古魯的口音如何懂得羊運道各峒都是南直隸人積租買賣聲口俱通還有說得一口好蘇州話兒的恩爺正好合他打著鄉談哩

正苦土音各異乃有此筆斡旋靈妙無匹

十八日一早是岑鐸岑猛設席餞行松

絃夫婦都出叩別午後是羊化羊運餞行至晚席散松紋領着奚勤又來叩別送上三百兩程儀說是岑猛的羊化弟兄也湊着二百兩銀致送素臣道金相贈我贖金又蒙東宮賜金隨路易銀使用盤費儘有前日聘金尙且畱此此時多帶反爲我累松紋再三勸說羊化羊運亦苦切懇求素臣執意不受松紋奚勤欲候送起身素臣不許連連催促只得垂淚拜別定更以後素臣起身羊運代挑鋪蓋藥箱羊化手執火把送上大道素臣接挑擔子執火而行起步如飛頃刻走遠羊化羊運站上高處去望忽然火把擲地黑夜登時發亮樹木田塘厯厯可數却獨不見了素臣

前顧嗣元後伏

柳州兩人俱大驚失色正是

天上不愁明月盡

懷中自有夜珠來

第一奇書

卷十三

八十九回

九

鐘

總評

點試安息雖以爲神猶未顯其功用之妙故於此復暢寫之死者卽生悶者卽爽安息之效著而松紋之功大岑猛云這是女壻救你的性命方且戴德感恩豈復更有嫌隙蓄意之深非淺人所能識松紋能舞銅錘之故復於此點出依着口訣每日熬煉一聰醒轉牀上用功膂力安得不頓長乎呂蒙云三日不見便當刮目相待何況一年之久

素臣云你有這點念頭就算你的孝心非藐視松紋也如有所驚收縮不迭素臣勒馬尙在臨崖何況松紋而必其說得嘴響邪前言不謬固出素臣之意外

峒元邪術事所應有至唾溺滅火則自出心裁別開生面者矣水能
克火說本可通邪不勝正理更足信厥後天羅地網法王真人之術
百倍峒元尙不能干犯素臣之被褥沾身之物辟邪如是况從肺腑
中流出者邪一正可滅百邪唾溺皆人身之氣正氣所至邪氣悉消
固是確鑿無可疑者而小儒聞之亦必掩耳疾走

大人元神化作一菩提寶珠不幾於鬼怪邪妙有宵光顯玉體一回
已預明其故故於此處但笑峒元之錯認不疑素臣之妖妄文字有
相救之法此以伏筆救應筆者

第一奇書

卷十三

八十九回

十

鑄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鑄字卷十三

第九十回

扮醫生有心除毒

救病漢無意逢親

素臣走了幾步想起宵光珠來丟下火把取出宵光因有穿的現成線兒就
就來結在巾上故此照耀如同白日素臣身隱珠下羊化等不能望見
故致喫驚兩人定睛細看纔見圓燦燦一團白光往前滾走想起昞元之
言果是不錯情邪文邪前藥後拂靈妙殊常兩人驚疑一會直至望不見白光方始回去
素臣雖是問明路數却走下數十里轉折太多竟不清楚起來暗想若走
差了反要擔擱不如等天明了再走因見東方月已推出便把宵光收起

第一奇書

卷十三

第九十回

一

鑄

坐在一顆大樹下打盹坐了一會聽見有人說話張眼看時見有兩人挑
着大筐而來到了樹下也歇擔而坐問素臣何往素臣道我要到榆莢峒
去兩人道我們是回葵花峒的却要從榆莢峒經過不如結伴同行一路
講講說說更趕得路出素臣大喜問其姓名擔內甚貨年長的答道我姓
尹名德進言引得進峒這是我兄弟尹德通言引得通峒各峒去也擔內是買的幾隻鍋
子素臣更喜喜其名姓暗合道妙因自道江南醫生吳玉函德進道醫生是峒裏極
行的素臣問二人貴處德進道我們是本省土著祖父有幾代在峒裏做
生意就住在峒裏了講說一會大家起身走到天亮纔走得一二里三人同走
便不能速故一路打尖宿店素臣賠幾個錢添買些酒菜把兩人都喜歡
下一纜字已得入門妙訣何慮次日早起德進道今日過關你雖沒貨物也要給
引不進引不通那

他一錢銀子他看也不看就放你過去若少了些他就搜查得你不耐煩

開口通弊我們這鍋是禁物定要出三錢銀不然他就說要報官不怕你不送

給他素臣聽說忙稱好一錢銀子走了一二十里已經到關兵役要來開

箱素臣遞那包兒過去兵役開看是十足紋銀口便拉開已把戲子一約

又直豁起來不覺大喜道更喜一路細意簇寫銀錢之妙發人長嘖你道先生生定是發財的

人生定是一生下地已經註定妙請喝梳涼茶去素臣辭謝兵役道也罷趁著早涼好趕

道兒發了財轉來畱你喫茶罷德進弟兄是相熟的接過銀子稱了一稱

道你們慣是促恰銀子又潮戲兒又不足你只學這位先生大人合大量

得巧奉承得妙總是細意簇寫就包管你發大財哩明說其不發財却隱約得妙素臣暗忖銀錢之妙

如此點出歎世之意過了關去走了四五十里就是榆莢峒德進道我們要分手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四 二 鐘

了這便是榆莢峒你投往那家去改日好來看你素臣道我是頭次進峒

只要行得通去原不揀定是那一峒德進道自這峒過去還有四峒都是

小所在揆不出錢來的直到我們住的葵花峒方是有名目的大峒最行

這一道的一路承你盛情沒有補得不如先到我們峒裏發起利市夜晚

就宿在我家我們峒裏又沒峒主只有四大戶管事不提公稅不點峒卯

自在得許多素臣聽說沒有峒主心便肯了一半以不須拜跪故暗忖這兩人名

姓巧合着引線且在他家落腳拂熟習些規矩再往前去不遲因道我此

番初出來只圖主顧不索謝意德進笑道若沒謝意不把盤纏飯食都白

賠了只要不甚計論醫得好病就叫得動人素臣隨與二人說定竟望葵

花峒而來經過了桃花峒葡萄峒椿樹峒回頭峒纔到了葵花峒素臣看

那形勢自榆莢一帶俱是散局到回頭峒纔有收束一進這葵花峒山勢層層包裹中間開着羊腸一綫暗忖若此地設兵置伏真有一夫當關之勢便定了主意要在此處得一個把柄

英雄所見略同否則進峒何益

進了峒去德進把

素臣引到一個鍋鋪裏來鋪裏走出一個三十歲上下半村半僧女人來接挑德進之擔裏面又跑出一個二十多歲白白淨淨的女人接挑德進之擔德進便接着素臣擔子挑進店中德通便吩咐快些燒水出來揩拭身上再取涼茶來喝德進便向那兩個女人道這是蘇州先生醫道極通的一路承他盛情故此接他來家你們都來見了禮以後要茶要水須要當心因向素臣道這是拙妻巴氏這是弟婦丙氏素臣聽着更是喜歡

把柄也却不過說破最妙

巴氏丙氏忙走向前來拉素臣雙手素臣嚇得倒退巴氏們

第一奇書

卷十二

九十四

三

錯

登時變臉都不快活德進道這位客人是極和氣極四海的

銀子初次進說話規矩

峒不懂我們峒裏的規矩你們休錯怪了他因向素臣道我們峒裏規矩

不比外邊我家還是民戶只與客人們拉我搭肩親熱不過纔捧臉兒

若是峒種親熱起來還要抱著腰兒把嘴搵着你的臉兒不特不好退縮

都要照樣回禮若不回禮就是嫌着他腌臢疑心他不正氣怕污邪了你

了他肯受嗎

說出峒規可歎可笑

素臣唯唯德通便去擺設鍋子德進便挑着藥箱

把素臣領進一間側房安有現成牀鋪巴氏提進一桶水一個腳盆素臣

只得裝着笑臉忙用手去接過巴氏道客人道會子就在行了若是呆呆

的板發了面孔誰來奉承你呢素臣暗自嗟歎

聖賢心地

關上房門洗完了澡

把水掇出倒掉將盆桶都放在房外丙氏送進一壺茶來素臣連忙去接

也是笑臉相迎丙氏歡天喜地向巴氏道畢竟是蘇州人一說就轉的素臣揀出幾朵絨花幾匣杭粉兩幅灑繡兩條汗巾分作兩分送與巴氏丙氏喜得兩人屁都要笑將出來却假作推辭道先生纔到我們還沒接風怎好受你這厚禮德進弟兄也趕來辭謝素臣道住在尊府全憑奶奶們照看些微土儀若不肯受便是嫌輕了四人謝了又謝收將進去累這兩個婦人翻來覆去看一箇不耐煩德進在窗外喊道客人到了家該燒鍋做飯怎躲在屋裏不出來了我已宰下一隻雞好好的煮起來罐子裏鷄蛋掣出幾個同煮我買豆芽子粉條兒去了巴氏道我們真沒正經快些去收拾罷不要餓壞了先生丙氏道本等他這絨花灑繡真像活的一般只顧貪看就忘了正事大姆你去燒火我掣米去淘也素臣喫飯之後掛

第一奇書

卷十二

九十四

四

錯

着掛招街坊上都知道尹家到了一位江南醫生德進兄弟復沒口子的說這吳先生是個名醫前峒的人都說他是吳半仙哩

八色禮之功效如此

次日素

臣起身剛梳洗過見一人慌張而來向德進耳語德進道既是死馬當活馬醫且合吳先生說一聲看那人便向素臣說知來意却是他妻子生產血暈而死請素臣一視看有救無救素臣問其姓名住址却住在斜對門姓遲名一佛素臣整頓衣冠一佛便背着藥箱德進兄弟都跟著過去進房看時見牀上躺卧一人已將白紙蓋面地下焚化着紙灰德進兄弟滿臉失色怕素臣埋冤青龍頭上討道般利市

禳得

起勢素臣却毫不爲意揭開

蓋紙看清面色將手在死人心口摸了一摸將兩手把脉按了一按問可有醋炭一佛忙答道有素臣令多潑醋炭在地下捧起一把紙灰說把童

便調服便可得生德進兄弟及擠在房裏多人都不肯信裏邊却已燒出
火炭并一大碗醞醋素臣接過分幾次潑入炭裏登時醋氣迷漫一佛取
到童便調好紙灰灌下不多一會喉中咽的一聲腹內響動流出許多血
水眼便睜開說一聲我要湯喫喜得一佛涕淚俱下滿房人都嚇呆了說
這先生那裏是半仙竟是活跳的仙人哩

奇語豈仙人皆
死眉死眼者邪

素臣令一佛再

取童便與服今日且莫與飲食但以童便灌之明日便可與稀粥調養矣
自此一症傳揚開去求醫者絡繹不絕素臣醫理本精手到病除便把一

峒之人俱行叫應不特平等人家連四大戶家苗丁僕婦凡有疾病亦俱

延請醫治

伏筆
靈活

真個其門如市一日醫病而回走至一家門首一個女人

看見素臣呆了一呆

何故

流出兩眼的淚

何故

便待縮身進去

何故

素臣心疑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四回

五

鐘

形恁苗峒中有此等骨相女人

驚其
骨相

因走上一步問府上尊姓因何見了

醫生似有驚苦之意那女人拭着眼淚說道家裏現有病人因見招牌知

道先生是不索謝意的却迎贖藥的錢也沒有故此悲淚素臣道依奶奶

這般說難道坐視不救若果可治這藥錢在醫生身上等病人好了還我

就是那女人道是我丈夫患病像鬼迷的總不言語又不進湯水有五七

日了先生若肯賒藥就請進去一看素臣跟那女人進房只見壁上掛着

一張彈弓一桿火槍暗忖不是兵丁定是獵戶因放下藥箱走到牀前看

那漢子直挺挺的睡在牀上兩眼直視知是中惡著邪因在身邊掏出銀

餅討了香爐火種下了帳子撥些安息在爐燒將起來素臣坐在帳中看

那眼睛漸漸有些活動不一會打起嚏來一連幾個噴嚏下面連珠的放

出臭屁若沒香氣解著就不可當停了一會屁纔住響忽的噉着口氣喊一聲闕死我也素臣大喜帳外女人謝天謝地的歡喜那漢看着素臣問道這位可是郎中先生牀下女人答應道你過去五六日了沒一個錢請

人醫治今日青天裏掉下這位先生說是肯賒藥誰知就救了你的性命那漢道先生尊姓素臣道你且不要說話養一養神這香是返魂香你這病已大半去了我替你添上些香明日來下一帖藥包管三兩日內就可

起牀因又撥些香在爐內走出帳來把香瓶收放袋內順手帶出五兩一定銀子挑起擔子要走那女人道多謝先生救命要燒一杯茶也不能勾怎麼好呢素臣道不必一面往外走一面把袖子一灑落出銀錠連忙出

門如飛而去

救人救微

女人看著素臣袖中落下甚物拾起看時却是一錠銀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四

六

鑄

子慌忙出來喊叫

特表頓氏

素臣只聽不見洋洋的走掉了素臣夜中想起

那女人設沒錢贖藥連茶也不能燒那光景也像餓了兩日的話都說不

響却能財上分明拾銀還主比着這裏妯娌兩個貪財心性真天淵之隔了那漢子相貌先是變了色的後來又被香烟蒙着看不仔細骨格却甚聳秀這等人狠該周濟他他若不肯動我原銀女人固要餓壞男人病退

沒有粥飯調養如何得好

仁人之心周切如是

次日起來在箱內簇一劑安神定魄

的藥糴了五升米買了一網竹條木片

此種人余直欲買絲繡之急

急的趕到那家那

女人因喊素臣不轉與丈夫說知

是婦

那漢道他說明日還來交明他便了

是於是素臣一到女人就把銀子送還素臣因便收起把藥放在桌上取

出柴米并身邊穿好的三百錢

周到之至救人救微

說道病人好起來全靠粥飯調

養昨日奶奶說沒錢贖藥想來柴米也不便的了故此代買柴米先應一
應用女人道雖感激激先生盛情却没有這道理待我向丈夫說知憑他主
意便了於是領著素臣進房述與那漢知道那漢掙坐在牀說道恩人我
與你並無一面如何既救我命又贈我柴米錢文不瞞恩人說房下已兩
三日斷了飲食只得叨領以圖後報那女人見丈夫受了方謝了一聲把
桌上之藥及柴米錢文收進忙忙的打水燒鍋去了素臣坐在牀沿一手
診脈一眼看他相貌骨格雖然岸異眉目却甚靈秀像是在那裏見過却
想不起來

迥筆好同胞人
眉目十有九似

診完了脈說道吾兄病已去矣把現贖之藥喫

下安一安神以後便只須飲食調理就可霍然矣那漢低頭致謝因各問

姓名籍貫素臣說是吳江吳玉函那漢說是豐城沈雲北素臣忽然想起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四回

七

錄

想起何事
撇然而人問沈兄因何事挈眷至此那漢道小可祖父原是儒家幼年悞

傷人命流配思恩爲民因南昌縣頓長公也是爲着屈事流配至廣將女

兒招我爲婿輾轉遷移來到此嗣素臣急問沈兄乳名可是輪哥可有一

妹乳名靈姐

入筆離奇突兀以輪
哥靈姐意所絕無故

雲北失驚道恩人怎知道我兄妹的乳

名素臣大喜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令妹賣入未府取名

素娥乃我第二房之妾去歲出門時纔說出兩人乳名

補得靈妙否則輪
哥靈姐便無根蒂

託我用心訪你不想得遇於此苗峒之中真奇逢也因把自己真名姓履

歷及在未家養病得娶素娥之事說知雲北喜得鼻涕眼淚一齊都出忙

叫頓氏出來拜見說這就是平日常和你說的文忠臣老爺

牝中開筆
文以情生就

是你姑娘的夫主可不快活死人也頓氏問知備細喜透天門手抱胸膛

連福四福

對針巴氏丙氏

素臣作揖相還復問雲北作何生理因何得病雲北道

小人靠着些膂力打獵爲生誰知初九日一早進後山去打鹿一槍發去

鹿便繞樹逃去却打著了一棵神樹登時惡發急跑到家躺上牀去就不

省人事若不遇文爺此命休矣且請問文爺因何事扮着醫生來到此峒

素臣把要勦除岑啞親往赤身峒之事述了一遍雲北蹙額道毒蟒大王

凶狠無比文爺若進他峒去如飛蛾投火豈不枉送性命况那洞中暑熱

非常不至九月亦斷不可去顧氏托茶出來素臣一面喫茶一面把自己

頗有膂力及得寶珠不怕暑熱之事說知雲北道怪是這樣暑天穿着幾

層衣服沒一點汗兒

靈妙

如今現寓何處可快搬來暢敘幾日再作計較素

臣道你神氣未復說話太多了等煎上藥來喫下閉一閉眼我去取了行

第一奇書

卷十二

九十四回

八

鑄

李就來當即趕回鍋店向德進等說知緣故德進等夫妻如失去父母一

般難捨難分巴氏丙氏拉手苦留素臣在袖內取出那錠銀子遞與德進

道在府打攬這銀聊作飯食之費去是定要去的已經許了舍親失不得

信德進道既是必要搬去也不好強留這銀却斷不敢受有幾日工夫要

這許多飯銀素臣道兄若不受就畱下與兩位奶奶買菓子喫罷德進情

知留不住又捨不得這錠大銀因轉遞與巴氏道既是先生賞給你們不

好替你門推辭快些磕頭罷巴氏丙氏真箇磕頭不迭哭泣不止素臣道

蒙兩位如此錯愛我雖搬去日常必來看望不必傷感巴氏丙氏俱道先

生務必常來倘那裏住得不慣千萬仍到我家自必加倍用心服侍素臣

隨口應諾綢好鋪陳德進捫起道我送先生去認得了門戶好來看望巴

氏送上涼茶丙氏又遞上杯郎兩人眼淚汪汪望不見了素臣然後進去
素臣走到雲北門首接過鋪蓋讓德進先走說就是這家德進噓了一聲

突如之筆
繪出呆鳥道先生不是得罪你令親這是出名的沈呆鳥好美名都是
特表雲北夫

妻一對呆癆如何投奔他起來還是到我家去便益多哩素臣道是親眷
也論不得了德進道我不送你進去了怕受他的冷淡先生若住不慣千

萬到我家來再四叮囑而去料其必住不慣
故必再四叮囑素臣提着鋪蓋進來顧氏忙

出相叫候素臣放在地下方提向裏邊去表頓氏慮俱與
巴氏丙氏對針素臣暗忖這纔

是做婦女的道理反以爲呆真所謂狂者以不狂爲狂也點出箴
寫本意跨進房

去雲北大喜相叫道方纔說半日話却忘了要緊的府上太老爺老太太

在堂有幾位側室舍妹可相安會否生有男女頓氏也來探聽素臣把父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四 九

亡母在素娥上得母妻歡心下與兩妾和好已生一子名鵬述知夫妻二

人聽了更是歡喜頓氏道我丈夫時常想起姑娘便出眼淚說同胞只兩

個人却天南地北音信不通那知得嫁文命是天下聞名的忠臣忠臣何
可不傲

處處點出
教忠本意又救了他哥子的性命雲北道房下不知文爺搬來煮了一鍋

粥怎好褻瀆屈文命去買筋麵來搗些蒜泥冷拌着喫罷素臣道有一年

多沒喫粥正想着他哩我去買點子小菜來就是因走到竈下取了傢伙

看自己的鋪陳已鋪好在側邊一間房裏地下掃得乾乾淨淨暗忖如此

女人有何呆處閒情
閒筆出外買了醬薑瓜蒜回來頓氏做好小菜撥出稀飯

素臣便一碗一碗的吞喫頓氏就在牀後竹篷外喫粥兩邊喫粥的聲音

甚是鬧熱把雲北聽動了火問頓氏討喫閒情
閒筆頓氏道你病纔退剛喫了

藥只怕使不得素臣道沈兄自量肚裏覺餓聞得粥香便可少喫只不要喫飽雲北道肚裏也覺餓鼻裏也聞得粥香再聽着你兩人一前一後喫那粥的響聲熱鬧不過竟似有饞蟲要鑽出喉管來哩

閒情開筆繪寫如生

素臣喜

道此胃氣大開之故也大嫂快些吞粥他喫頓氏聽說喫得粥歡喜非常忙昏一椀遞給雲北喫一口贊一口道奇怪奇怪怎今日這粥異樣

好喫素臣也極口稱讚頓氏道文爺說一年沒喫着粥奴是三日沒進湯水丈夫是七日不喫東西故把粥都覺得好喫了其實與平时的粥一樣

沒甚奇怪哩

近情着已切理賦心可以止貪可以養生

素臣大笑而起走上街去糴了一石米

領了幾擔木柴換了幾千文錢買了些飯菜油鹽醬醋之類一陣風挑回家來弄得頓氏沒了主意第一是沒傢伙貯這一石米只得把一個澡盆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回

十

詩

湊着那盛米的一個破桶裝不盡的連鉢頭面盆都盛起來纔裝盡了那

一石之米

閒情開筆繪寫如生

雲北道叨在至親也謝不得許多總俟起牀多磕幾個頭罷如此兩日雲北病已全愈與頓氏打算要替素臣接風一早起身

買下魚肉雞腐等物候素臣梳洗過了夫婦二人入房叩謝素臣拉扯不及同拜起來雲北道方纔到伙計家去要回他些野味他說後山出了神

虎幾日不敢去打獵小人病後無力文爺說膂力過人若能打得殺虎不特得了虎皮虎骨虎肉醃起可當糧飯又與民除了一害小人們衣食飯

椀也不至斷絕素臣道若止一兩隻猛虎還不在心上今日就領我去替你拏來雲北大喜道路這些明日起早飽餐而去罷頓氏手忙腳亂收拾

起來讓素臣上坐雲北側陪醉飽而罷次日素臣一早梳洗不見雲北提

起殺虎之事走到竈下又不見煮飯心裏疑惑只得開口道昨日沈兄約去殺虎怎不早些煮飯雲北道昨日一時高興說了出來後便懊悔想文

爺既是秀才出身卽有膂力也是有限的調侃秀才不少怎見得猛虎的面又被

妻子埋冤說蒙文爺救了性命贈送銀錢我們並沒報答怎反弄這件險

事來做孝敬倘有一長兩短不特恩將仇報叫姑娘一世倚靠何人長算遠慮

並非呆癡小的聽他那一番話兜頭如被冷水直淋把昨日的火性都消滅了

入情入理跌宕生姿素臣笑道你休小覷了秀才我從實告訴你罷因把生平之事

略說幾件問可見得虎面雲北嚇得目定口呆頓氏道這是文爺合你說

頑話天下那有這等人不成了四大金剛哪吒三太子嗎素臣笑問雲北

有若干膂力雲北道小人約摸有三五百筋笨力素臣道你試把我這臂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四

膊屈一屈看可屈得轉把我這脚扳一扳看可扳得開雲北呆看素臣情神

如繪說道真是金剛嗎還是合我說着頑話兩句神情如繪因用力來屈

素臣之臂把喫奶的力氣都使盡了休想動得分毫頓氏着急道快歇了

手罷看你頸裏的紅筋根根扛起你病纔好倘若反覆起來怎麼處呢此與

高中屈臂特犯而以頓氏旁襯便絕不雷同 雲北方始信服忙叫頓氏煮飯兩人喫飽同奔後

山登高下低走有一二十里忽然一陣旋風滿山樹木就如草繩一般着

地亂舞寫虎必寫風此寫風之形撲着鼻孔那一股腥氣直透腦門此寫風之味不必寫虎虎已活跳而

出回頭看時雲北已倒在地火槍丟棄一邊山頭上一隻猛虎直奔下來

素臣仍往前進至此能進方是神勇堪堪至近坂出寶刀先不拔刀膽如斗大大喝一聲一刀

斫下掩卷思之此下如何接法忽見那虎披着一頭黑髮宛如白家閣上夢中所見接

奇心裏一驚刀便凝住虎在對面刀一凝住必被虎傷妙有下句一救那虎被喝已掣轉身素臣之喝

獅子便溜下此虎但掣轉身豈非神虎得脫刀鋒便如騰雲駕霧一般飛逃而去素臣眼看

那虎跳過幾十重山岡約摸有數十里光景望不見踪影方纔回步却見

山旁豎着一箇石碑碑上刻著虎彌鎖鑰四字暗忖虎字是虎披髮之形

疑城入妙必有緣故却想不出這四字之義收刀入鞘獨立沉吟正是

凶應滅處碑呈象 功要成時夢獨靈

總評

尹德通引得通也尹德進引得進也巴者把也丙者柄也巴氏丙氏言把柄也素臣暗忖要在此處得一把柄四大戶歸心非把柄而何固非妄立名義者可比

第一奇書

卷十二

九十回

三

詩

八色禮便喜得屁出五兩銀便磕頭不迭豈特苗婆愛財方肯如是衣冠中類此者極多財之一字其權大矣彼一擲百萬者亦獨何心哉

出雲北夫妻離奇突兀令人意想不到

巴氏丙氏拉手磕頭頓氏獨抱胸連福巴氏丙氏見財即受頓氏獨拾銀還主豈特巴氏丙氏合峒之人無不貪財無不喪恥而頓氏獨與相反此中流一柱作者之廻狂瀾於既倒也讀者參之

頓氏係素娥之嫂若不出色何以襯托素娥而合峒貪財喪恥之風又急需中流一柱故於表頓氏處特與巴氏丙氏相反以表之此為

雙管齊下之法

雲北云怪是這樣暑天穿着幾層衣服沒半點汗兒數語微妙否則寶刀不能隨身珠衫亦早覷破不待下回解去外衣脫下長衫而後露出珠衫之袖也

出名的沈呆鳥係合峒笑罵之語却正是特表雲北非此不足爲素娥之兄

只一鍋粥寫來機趣洋溢如讀鶯飛魚躍之詩活潑潑地的是造棘猴神手

寫神虎便真是神虎旋風腥氣吹觸不倒便真是能殺虎人却不在意一刀斫下而更復凝住也一頭黑髮忽於此處應夢亦復令人意想不到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回

三

錯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鑄字卷十三

第九十一回

療奇瘋藥婆認叔

顯絕力鎖住凝神

雲北病後神氣未旺被那腥風撲鼻一個惡心暈倒在地却虧素臣大喝如霹靂一般登時震醒掙扎起來拾了火槍見神虎爬山越嶺的跑去便大着膽走上山來忽地石罅中擲出一個大馬熊雲北忙把槍放去轟的一聲雖沒打着那熊却斃了嚇往山頭上亂跑素臣看見平空跳去用手一接揜住熊頭揜在地下那熊揜滾不脫四足爬挖登時成坑素臣拔出寶刀將頭割下血淋淋的提在手裏雲北伸出舌頭縮不進去道文爺神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一回

一

鑄

力真要嚇死人也素臣指着石碑問道

遙接

這碑上四字是怎麼解的雲北

道小人只知道有箇虎彌峒這鎖鑰二字想是指著這葵花峒了素臣點

點頭問虎彌峒離此若干里有無峒主雲北指着道那神虎不是望那一

路山岡跳去的嗎這山勢不像一張弓嗎

兩不字兩嗎
字指點如畫

由山前過去五峒

有三百餘里纔是虎彌峒從山後這一帶山岡走去只有一百多里却是

險惡難行虎彌峒主亞古被岑啞殺了現據在峒自稱峒主各峒苗民及

我們峒裏四大戶都不伏氣却因他有智謀黨羽多斷木沉鐵兩峒都伏

了他又投順了毒蟒大王卵石不敵只得四時貢獻伏從了他若像文爺

這等神力肯做領袖便可滅此朝食

忽下此四字奇極此
四字豈獵戶所宜有

素臣更不做聲

提着熊頭便走雲北背著熊身廝趕回家頓氏看見喫驚道從沒見這大

熊但見豬熊未見馬熊故

是文爺拏的嗎雲北道不是文爺休想拏得他住說將起

來要羞死人哩千日萬日在山裏走跳沒會喫跌偏是今日在文爺跟前

獻醜被那神虎一陣腥風透透進腦門便起惡心暈倒地不是文爺那一

聲吆喝驚醒轉來敢就被這孽畜傷了性命頓氏道真有神虎文爺與他

鬪過沒有雲北道那虎被文爺一喝命也沒有的跑掉了想當然耳他若敢與

文爺鬪怕不像這馬熊一刀兩段嗎頓氏道這熊也鬪了幾時就砍下頭

來雲北道還想鬪嗎被文爺一手掙住便動也動不得了頓氏吐舌道說

也怕人真箇是哪吒出世了頓氏深知哪吒雲北一面答話一面開剗那熊素臣

看著不耐煩說你那刀不中用我給這刀與你雲北接過寶刀不一會解

卸下來說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甚讀書人偏喜通酸文怪是一刀就把頭砍

第一奇書 卷十二 九十一回 二 鑄

下來哩素臣暗忖雲北畢竟讀過四書左傳以滅此朝食故那鎖鑰二字之義亦

解得不錯當教以兵法伏筆使成將材方不枉爲素娥之兄也明點出特表本意雲

北吩咐頓氏我去買鹽把一頭四蹄都醃起來這身胸合腸臟分與夥計

發賣剩些做幾日喫嚼你把這皮洗刷淨曬乾好耐着使用頓氏答應去

收拾熊皮雲北自去買鹽只見走進兩個苗丁歡喜相叫素臣認得是大

戶鎖住家的連忙請坐問其來意苗丁道主人想喫野味買了幾日總買

不出說是後山出了神虎不敢去打没法纔到這呆鳥家來幾日買不出纔來怕呆鳥

至於這呆鳥是先生甚親住在他家怎得便益我家空屋儘多不如搬到

我那裏去住罷一見親熟素臣一見深厭呆鳥素臣正待回言不好雲北已買鹽回來

苗丁道老爺想喫野味你有甚寶貨拏出來一瞧雲北道我死了七日虧

着這位舍親醫活了今日又虧這舍親進山去趕掉了神虎纔拏住一個

馬熊你們不稱爺們其呆可知若早來一脚連瓦子也沒有哩句句實話却頗有呆意苗丁失

驚道先生好奢遮本事便宜了這呆鳥了呆鳥你且割三五筋熊肉給我

爺若愛喫便再來買雲北割了五筋熊肉說道一錢一筋少一釐不賣的

實是呆話宜其被噓苗丁噉了一聲活活道先生你聽罷活活方纔說的可是好話指不

益我那裏去住之說你休忘了素臣唯唯苗丁叮囑而去雲北道這响裏是個沒廉

恥的地方不分男女見著都拉手抱腰爺長奶短的亂叫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小

人實在學不來因貪着後山野獸是拏不完的靠着他養活纔耐着氣住

下猶說耐氣人俱見汝即氣更耐不得也不瞞文爺說一响的人都叫小人呆鳥竟算做小

人的名字不單這兩個苗丁是這般稱呼哩德進及苗丁進門俱呼呆鳥雲北未知此時三而直呼不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一回 三 錯

得不分說幾句素臣暗忖雲北甯受侮辱不變其志實是難得據迹而論我不如

也次日天色纔明那兩個苗丁又同着兩箇苗婆敲門進來苗丁便問雲

北要肉道爺狠愛這肉要多買些去醃着慢慢的喫這是三兩五錢銀子

快割三十筋肉給我沒少你一釐再有甚晦氣話說麼雲北板着面孔更

不則聲不則聲已呆板而孔則更呆照數割肉交給苗丁而去那苗婆趕入素臣房裏

素臣正自睡熟一個苗婆便去掛起帳子一個苗婆便把單被揭開露出

上身道好先生怎生得這一身皮肉真沒廉恥素臣驚醒疾忙披衣苗婆道我

家大姑娘的瘋病叫我們立逼着你去醫哩不救雲北則不醫豈始四大

妙那一個苗婆捏一把道你瞧他這汗衫是真珠是假珠伏這個苗婆聽

了一眼道有這樣大珠衫嗎料得是是那糯米煎的還不知道老在那苗婆

纔沒言語

閒情閒筆寫入神尤妙在閒筆卽是正筆靈妙無匹

素臣慌忙梳洗向雲北說知背上

藥箱跟着苗婆到了鎖家太太藥氏

藥鑰也合之鎖住言鎖鑰也

忙趕出來道先生只

知你會醫不知你有起死回生的手段你若醫得好我家大姑娘就擡舉

你

極鄭重認做親戚往來哩

出口便着

素臣道大姑娘住房在那裏領去看一

看脉就好醫不好醫了藥氏眼淚直掛道大姑娘還有甚住房哩有的

說是失心瘋有的說是邪神附着醫禱符咒百不見效又怕他輪刀舞劍

赤身上房只得鎖在籠裏哩因叫了頭們開了後房把素臣領進只見木

籠內盤鎖着一個精赤女子有十五六歲年紀滿面污黑却是一雙小足

藥氏道先生休要笑話是衣服都被撕掉了素臣討籠上鎖匙藥氏道這

是開不得的一開出來就要殺人哩素臣道不妨藥氏道原聽見你的力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一回

四

錯

氣大了頭去掣來看素臣開鎖進籠那女子刷起雙眉大喊一聲就奔素

臣素臣一把擒住猶如提着一隻小雞叫取牀單被合一條板櫬進來了

頭們連忙送進單被并一張大杌素臣把單被裹住那女子橫放腿膀中

夾定一身一手連肩拘住坐下診脉那女子大怒大喊却展動不得素臣

將兩手脉息診過說道此非瘋病亦非邪祟乃肝經積血也

與素文同病而見症大異

只消兩三劑藥病卽可愈

先斷定愈期便是神醫

快在我藥箱裏簇出一兩桃仁三

錢枳實三錢生大黃來藥氏一面叫人取藥一面叮囑拘住其女以便灌

藥素臣吩咐把桃仁枳實先煎將大黃研末俟臨好放下

臨好放下方是生大黃與素文

之藥亦再取個淨桶來了頭掇進一箇大桶一會藥好把箸去撬開嘴來

却被咬得粉碎素臣把兩指拽住鼻頭大指捺住下頰那張小口就張開

了合不擺去了頭便得灌藥素臣把指拘轉那口藥便得下喉此等症必得此等大

力之人方不費手如此片時把藥灌完腹中已是輪響素臣抱上桶去一手揩住

肩頭一手拏住兩手一會大小便俱下就如黃河開閘一般瀉有半桶黑

血道女子凶勢便減下去了素臣把手放鬆那女子已不發威因扭去鐵

鏈向藥氏道大姑娘這病已好一半明日再來看脉罷藥氏那裏肯放一

面稱謝一面挽留道今日務必留先生看守過夜倘然一會鬧將起來

不是要處素臣道要我看守也須把下身拭淨送進房中牀上去等他養

一養神明日還要行血哩今日下的必是黑血剔清得好素臣尚未見血須待黑色變

紫紫色變紅病根纔得拔去但日裏還好若到夜間醫生怎好與許多女

人聚在深閨內空不怕老爺噴怪的嗎藥氏噫了一聲此噫與苗丁噫雲北過別而神情各

第一奇書

卷十二

五

肖道這大姑娘是我夫婦兩人的性命你治好他他反怪你也罷我去合

他說叫他來陪你過夜就是隨吩咐了頭把紙替大姑娘前後抹淨攪進

他原住的房裏去大姑娘雖不比前凶狠却還硬朗怒目看了素臣兩眼

灑手灑腳夾和着了頭奔進房去坐在牀沿挺着胸脯不肯睡下稍寫如生藥

氏道這光景不好只怕還要發作素臣道照前藥減一半分兩催他一催

罷藥氏忙叫人取藥一面吩咐拏飯一面進房去告訴其夫鎖住鎖住因

病後思食要喫野味及得熊肉肥美異常便多喫了些覺道飽悶藥氏去

醫女兒鎖住不耐煩出見叫兩個丫頭摩運臍腹稍覺寬暢便自睡去正

睡得甜甜的忽見一金甲神手執金鋼大喝道大貴人來了幾次你不迎

接他當得何罪說罷把金鋼向頭上直打下來嚇得鎖住大叫饒命喊醒

轉來素臣當得把柄臣古當得雪恨鎮住當得世爲嗣主故有此一嚇恰好藥氏來叫他去陪素臣問其

喊叫之故鎖住失驚打怪的把夢述了一遍道你看我不是滿身大汗嗎就被那一鏹嚇出來的有聲有色昨日家人回來說這醫生趕去神虎挈住馬

熊這膂力也就利害了前兩回來替下人們醫病都不要謝意那有這樣

獸子醫生莫非這夢應在他身上你們看他相貌身材可像一個貴人藥

氏道如今看起來這人實不像個醫生那面貌就如玉皇大帝一般一個

金面頸上又是玉一般的白色身長八尺兩耳垂肩素臣容貌身至始出真像個

大貴人哩旁邊一個苗婆道爺合太太還不知道哩頭裏去請他還沒起

身胡嫂子就揭開他帳子看着那半身白肉就如羊脂玉一般連半點疤

斑都沒有的穿一件大珠子汗衫不知要值幾千兩銀子胡嫂子說是假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一回 六

的我也信了如今想來怕不是真的嗎蔡前拂後爽爽有神鎖住道我出去陪他喫

飯看他的氣度再留心着汗衫若果係真珠穿就的便真是貴人爲着甚

事改裝到此的了藥氏忙吩咐厨下爺自己去陪菜要豐盛先生來得久

了拘着大姑娘不便益只喫得幾個包子補筆周足水洩不漏肉要結實飯更要多

盛些哩鎖住出來問道這位就是治病的先生嗎素臣忙起身答應鎖住

暗忖如此相貌身材那有走方賣藥之理因拱素臣入座素臣道老爺在

此醫生怕不好坐鎖住道先生怎反說這話莫非怪我不該陪先坐嗎素

臣忽被這句話往心裏一衝面上顏色就覺微變稽寫如生忙道如此只得放

肆了鎖住已瞧科三分問了幾句姓名籍貫及女兒的病原聽那聲如洪

鐘看那神情開朗氣度安舒便瞧科五六分光景由三分至五六分俱有情理非委填余賦者可

苗女們擺上酒肴對面安放杯箸鎖住拱令入座素臣不敢固讓懣前

便就客位坐下鎖住勸了幾杯酒推著暑熱請素臣脫衣素臣道醫生本

性不怕暑熱况在老爹跟前又在姑娘房裏如何敢放肆鎖住道就是性

不怕熱大六月裏不到凍壞了人小女赤身俱是先生見過的可有嫌疑

在下一介峒民更不消說了快請寬衣素臣被逼不過只得除去巾帽解

去外衣鎖住看素臣髻上簪著金玉兩器金器赤如猩血玉器白於羊脂

又瞧科了一二分已七分又逼著素臣要把上身衣服一齊脫去素臣無奈

又脫下長衫道這短衫是斷不敢脫的了誰知這長衫一脫鎖住已瞧見

汗衫袖口走過這邊仔細揭看已瞧科十分苗女稟說大姑娘喫了藥先

下黑血後下紫血不似從前硬朗好好的睡下去了鎖住大喜致謝道小

第一奇書

卷十二

九十一回

七

女之病大概可愈先生就是愚夫婦的恩人了請問恩人實在籍貫姓名

現居何職改裝至此實爲何事再不須藏頭露尾倘有用著苗民之處無

不極力報答這些下人都不敢一毫洩漏的竟請直言素臣被這一番話

說得目定口呆倉皇無措一定情理定一定心暗暗忖度一定意思我既醫好他愛

女之病想無甚不好的心腸是第看他這夫婦二人亦無凶惡之相是第

據雲北說四大戶俱不服岑唾只緣卯不敵石勉強順從是第看這峒的

形勢及那屍彌鎖鑰四字又該在這裏設施是第不如竟以實告一

轉看是如何因道實不相瞞下官忝居春坊諭德之職本籍吳江姓文名

白字素臣因受東宮厚恩爲岑唾謀逆特來勦除有一小价松絞贅與上

林巡檢岑猛爲婿方知其姪已歸順赤身峒主故改裝前來欲親至赤身

峒中探看形勢因見此峒頗有結束爲鹿彌之鎖鑰故在此淹留時日欲
結識幾個英雄不圖吾兄何以前知倘能助下官一臂之力得平凶逆當
力爲保奏世作峒主決不食言嚇得鎖住屁滾尿流業已難科十分跪伏

於地道果是一位夫人

意中却不敢是當今第一位忠臣的文大人意外

壞嚇

在此苗民無知竟與夫人抗禮死罪死罪素臣慌忙扯起道承吾兄格外

優待不勝感激怎反如此拘拘快請坐下正要求教鎖住如何肯坐素臣

再三譬說方磕頭旁坐藥氏喫完飯聽說女兒病已將好安睡在牀出來

道謝見面卽行拉手鎖住慌道已經問明是一位大人更是我常說頌的

文忠臣大人

教忠之意
處處流露

怎還好行此禮藥氏連忙縮退鎖住道峒例如尊

親兩盡上等父子次等叔姪稱呼以後竟稱大人爲爺自稱爲兒子素臣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一回

八

錄

道你年長於我斷使不得鎖住道人謙光若此只得叔姪稱呼的了因

口稱叔爺自稱姪兒藥氏也稱叔爺自稱姪女却來捧素臣臉兒就要做

嘴素臣喫驚縮退鎖住道這是姪女送嘴叔爺不用驚疑素臣道你們這

峒裏拉手搭肩抱腰捧臉已不像樣怎還有送嘴的事鎖住道叔爺不要

看壞了峒規相近這裏一帶幾千里地方要算葵花峒的風氣最好哩

一筆文
勢頓起

素臣笑道這要請教怎見風氣最好鎖住道就廣西而論凡是

苗俗成婚以後要趕野郎如不趕野郎不成身孕就一世老在家中不能

與丈夫完聚葵花峒獨不然唱歌成婚以後男家要女人趕的纔去趕野

郎亦必俟經期初淨方始上墟不是逢墟卽趕若男家不願趕野便留在

家中俟三年五載不成身孕方許趕野若始終不願便與民例一樣甯可

絕後不趕野郎這是一種好處就民而論有許多地方女人喜歡男子便
瞞着父母翁姑丈夫與他私偷若拏不住姦憑你偷出身孕也不算數奇極

若拏住了便設席遍請親族罰姦夫坐着末席以羞辱之更奇以後姦夫便

沒臉再去走動若兩下相與好開不得交姦夫仍去姦宿本夫翁姑父母

就撞見了也不理論奇之至矣却實有其事因這姦夫不知羞恥故不直得計較他

葵花峒女人就是愛那男子必向父母翁姑丈夫說明方與往來竟可說明大奇

若在路上猝被男子捉住也把衣服蓋過頭面憑他行姦總不與他做嘴

講話不做嘴講話而憑他行姦即是好風氣更奇然却實有其事故此峒裏有句口號是輪嘴不輪驚

此即藥氏輪驚不輪嘴到了別峒及邊苗民先時蒙着頭到得快活起來便扯

下衣服與他講話做嘴不顧廉恥了蒙頭受姦不止廣西現在雲貴等省苗婦皆如此比如叔爺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一回

九

講

認他做了姪女若像別峒一牀睡覺遇著暑天便都赤身葵花峒却下身

總要遮蓋再到了廣東去女人便生生的強姦男子你不從他就下了

靈毒不怕你不合他相與此係有靈地方父母丈夫都不管他還有賣弄他妻女

相與的人多誇耀人的此亦問有之事廣東廣西有幾處州縣女人到衙門裏做

夫有官府親戚相公家丁收用了他丈夫在家就合村拜望告訴鄉隣鄉

隣就來作賀嘖嘖歎羨此亦可謂地老天荒無此事耳問目見有其人這都是葵花峒裏沒有的

事一句總收如採風詩者正得鄭衛蘭芍桑濮諸詩所以說葵花峒裏風氣最好這峒一因峒形

像一朶向日葵二因家僕總有真心向着主人妻女總有真心向着丈

夫父母故取這箇名字素臣大笑道如此說來真算你這峒的風氣好了

但我生性最喜獨睡從沒與人做嘴你方纔說一牀睡覺及送嘴的話却

再休題鎖住道只要叔爺不惱姪兒們也就不敢不依了是晚設席大廳

鎖住夫妻磕頭遞酒素臣忙去拉扯鎖住道這是頭一回款待叔爺以後就熟不講禮了席上鎖住問起膂力素臣看着院子裏有兩箇石臺盆內

種黃楊樹各一棵問石臺連土連樹約有多重鎖住道這估不出敢有二三千觔重素臣出去先將石臺磨轉後把兩手掇試有二千觔上下因躡

下身去將手抄入臺底臺底恰有空穴畱通地氣的因將手掌伸入穴去托將起來肩吹井井會家不忙在庭內走了三轉仍復放下歸席而坐面不改容口

不喘氣登時把鎖住嚇得慄青兩臉將藥氏喜得緋紅兩頰知分量人故嚇不知分量人敬

喜道說道叔爺真天人也伏侍的苗丁苗婆苗僮苗女都跪滿一廳道老爺就是托塔天王下降哩素臣把兩人拉將起來鎖住呆看著素臣一會

第一奇書

卷十二

九十一回

十

端

活問道畢竟叔爺是神是佛素臣笑道我固不信佛亦不是神不過略有

些膂力罷了你却須吩咐下人不可張揚叫空啞做了準備去各男婦俱

跪下說男女們都恨岑啞入骨斷不敢走漏一字人心如此得把柄可知於是鎖住

死心塌地要求素臣做主爲亞古報讐報石臺之效如此席散送素臣至

上房西一間住宿真個像親姪親侄女一般伏侍次日早起請去看大姑

娘又定一劑活血平肝之藥就要辭出鎖住夫婦抵死畱住要等女兒病

好拜謝救命之恩鎖住道岑啞之事姪兒還要通知三大戶意統心和做

箇定局素臣道你要畱我須作速去與三大戶商議只是他們可與你齊

心不要反致誤事纔好鎖住道他們都想與亞桐主報讐只恨無力若知

道叔爺的神通沒箇不齊心的報石臺之效如此索住就是姪兒的妹夫是跟着

姪兒走的關係保是一連

薩攝通言關冊也亦鎖鑰之意

也是郎舅關係却憑着他妻

子鐵菩薩薩氏做主薩氏一依他丈夫兄弟都不敢違拗如今先去請薩氏來商議就是了因叫兩個苗婆去請不一會苗婆回說薩太太爲着蘭

哥病重沒心腸說緩得的事緩兩天待他送了終緩不得請爺自己去鎖住

道好一個聰明清秀孩子我還打帳合他結親的

未出醫病先伏結親

因兩家都有

病沒說起那知病竟重了叔爺醫法通神若能醫好他兒子這薩氏就死

心塌地聽叔爺差使不特兩大戶奉命兼得這薩氏一對好刀也抵得一

員戰將哩

伏筆

素臣問蘭哥生的甚病鎖住道他生的是癆病自小好香關

保各處買好香給他燒後來病了只要有異香聞着便歡喜進些飲食聞

了兩天病便轉加只除真龍涎水安息沒有我着其餘黃熟檀降沉香柳

第一奇書

卷十二

九十一回

十一

歸

楠那一樣不燒過來素臣道你可通箇信他去診一診脈若是可醫就替

他醫一醫罷了鎖住大喜道聽他的話頭是只在早晚的了救兵如救火

姪兒此刻就陪叔爺去一看何如素臣允諾卽同至關宅苗婆先進內說

知薩氏道醫生都回絕了既是這先生有起死回生的本事死馬當活馬

醫他一醫罷了當卽出見說道先生你只醫好了我的兒子我便把你做

老子一般看待

奇話快話較藥氏擡舉之言相去天淵便使薩氏全身活現

素臣道太太怎說這話不

要折死了人鎖住道我也爲醫好了女兒的病如今合你妹子都認先生

做叔爺哩薩氏道可又來做得妹子的叔爺做不得我的爺嗎我這樣一

個好兒子又只他一個若是死了我還有命嗎你的姨夫已病倒了一命

便是三命不掣他做爺老子看待還是人嗎送過涼茶板榔卽同往蘭哥

房裏遠遠的先聞着香氣房門上懸一楠木小匾上寫壺天二字走進房去四壁圖書一庭花鳥紙窗木榻儘自蕭疎玉管金籤居然名貴竟忘却身在萬山苗峒之內儼然吳江舊宅浴日新居書齋斗室中模樣江南富室有田有謀之書房廣西苗峒有蘭哥室有田之書房文人筆墨游戲神通不覺駭然桌上有榻的蘭亭影本雖欠風骨却極秀雅一幅紙上題有一詩詩曰

尺二金蓮白布纏 銅圈鼻孔兩三穿 峒中欲覓風流配

除是羲皇竹下仙

素臣不解末句之義拏在手中沉吟薩氏滿眼垂淚向鎖住道這是蘭哥想你家大姑娘做的他說除了篁妹便當可一世沒妻子不要那些蠻婆未診脈息先透婚姻處處鈎聯文法之秘誰想你家倒醫好了我家的性命還在水裏素臣方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一回

七

詩

知鎖住之女名篁方識末句之意薩氏一頭哭一頭問房裏可曾收拾裏

房苗童答應杌子端好了書本擺好了別的沒甚收拾無可收拾方是蘭哥之房薩氏

因請素臣入房診脈素臣掉下詩箋要從月洞內走入裏房却見月洞之

上又懸一匾上寫衆香國主四字此豈苗峒所有文人之筆其妙如此揭起簾子一入內房

那各種香氣氤氳馥郁便直撲入鼻孔中去儼如身入廣寒宮裏丹桂叢

中天香縹緲兩腋風生更不數身惹御爐烟遺滿袖也可作虛香國賦幾個苗童

滿頭香汗呆立榻邊榻上躺着蘭哥瘦如枯柴昏沉不醒榻旁一帶架上

高高下下都是香爐大小方圓各種欵式夾着各種名香素臣將兩手脈

息細細診視每部候至五六十息因浮中無脈推至沉候復加細診擔擱

久了只聽一聲喊惡何聲。鐵菩薩倒把薩氏跌暈在地何故

苗童喫嚇齊聲喊叫鎖住慌忙跑出外房

不賊救而反

躺在一張醉翁椅

上四肢酥軟不能動彈

何故正是

香郎未得魂歸體

鐵母先飛魄上天

總評

宵受侮辱不變其志士君子所難而得之獵戶正以深表雲北表雲北正以襯托素娥非此兄卽辱此妹并辱此妹之夫主矣表頓氏亦然與表虎臣石氏同意豐沛南陽無非將相東山泗水半屬英賢此天地氣脉一定之理卽文章茵染一定之法

據迹而論我不如也一面表雲北卽一面出脫素臣召忽不能爲管仲管仲不肯爲召忽其才具不同耳况受東宮特達之知恩深義重業以身許者邪在文法則又雙管齊下之法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一回

三

鑄

或問金甲神一夢母乃荒唐素臣一生受侮受辱不知凡幾金甲神並不一喝而獨喝不迎接之鎖住况鎖住止知爲醫生此一喝更屬不通情理白璧微瑕其在斯乎余曰葵花峒爲麗彌鎖鑰欲得把柄非收伏四大戶不可鎖住伏而索住不收自伏關係保亦牽連而伏則此金甲神一喝大有關係非喝其迎乃喝其伏也且安知非亞古有知藉以復讐雪恨邪王欽若爲呂蒙正門客嘗於寒夜竊入其僕陳魁被中神人喝陳魁安得與相公同卧曳出被外陳魁由此厚待欽若欽若深感其恩及責拔陳魁至顯官當欽若未遇時受侮辱者亦不知凡幾何獨喝同被之陳魁神固非爲欽若爲陳魁也鎖住

後得世爲嗣主由此一喝之力然則金甲神亦非爲素臣爲鎖住也
參驗其理均屬其可疑義又何白璧微瑕之有

鎖住應數峒規之美可發大笑蓋深受土聖人之寶訓者

素臣掇石臺非徒誇勇力也苗人重力故以此伏之夫妻抱腿跪地
僕婢跪滿一廳其伏何如

壺天風景得之苗峒文人筆墨無所不可如是如是

七絕一詩拖氣婚姻有蛛絲鼠蹟之妙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一回

齒

鑄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鑄字卷十三

第九十二回

治香以臭別開土老之奇語

婚配宜歌新詠關雎之好迷

素臣忙在身邊取出寒光安息兩般寶物令苗女將薩氏的衣服解開把珠摩運心口一面開了銀鑰將指甲挑出少許安息香放入爐內只見一股香煙繚繞薩氏已醒轉來連稱涼快苗童苗女俱得香氣便醒天氣本熱加以蘭哥房中滿架香爐俱有獸炭因怕香氣鑽出四面窗戶俱有竹簾房中仰承地板四圍加以板壁木能生火儼如身入洪爐薩氏性躁之人如何受得因素臣耐心診脈薩氏與鎖住俱不得不陪以致忽然中暑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二回

一

鑄

及得寶珠一運胸口頓覺清涼又聞着返魂香氣故立時醒轉稱快也素臣令苗童把珠擎到外房去摩運鎖住心口牀上蘭哥忽然睜開兩眼贊歎好香薩氏爬起趕到榻邊道孩子你幾日不說話不閉眼死去的一般了怎忽醒了轉來蘭哥道只覺鼻中一陣異香鑽入爽快異常便醒了轉來苗童道這先生真是神仙怎只燒得一點香子大家聞着精神多發爽起來薩氏道你真是叔爺老子你可多燒些香救你孫子的性命

聲情活繪素

臣道他這病因香而起如何還好燒這異香若再聞此香一二日病雖暫

愈復發卽死斷不可救我燒這許多一則令其返一返魂二則試知其病

實係香勞非因相思起而

七絕一首薩氏數言一入耳目當另以法治之卽便留心詳慎如是方是名醫

便可得生也薩氏抱着素臣雙足連連磕頭道我的親爺你真個醫得好

我這孩子嗎求你就寫下藥方來從來說救兵如救火哩愛子莽性聲情活潑鎖住

被寶珠摩運遍體清涼跑進來幫着薩氏求方素臣收起珠香問可有別的所在薩氏忙教苗女領路竟至上房素臣道令郎此病名爲香癆須以

穢臭治之可於空地搭一高廠蓆篷用四隻大缸滿貯清糞將令郎用板

門扛擡安放缸上令四人以木棍不住攪之待臭氣入鼻稍久便有細白

香蟲從口眼耳鼻糞門之中鑽出想當然耳恰是情理出完之後移門於地令得土

氣然後投以藥餌粥飲便可生矣此段說話若在他房中說出必生恚怒

便要加病故至此處纔說也薩氏搖頭落淚說道這法子不好求爺另換

一個罷他一生怕的臭穢之氣全靠這香戀住他性命是這樣治法色管

立刻就死聲口活肖素臣道他因香得病若不以臭穢解之雖有扁鵲華陀不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二回

一 錄

能救療有何別法你說他靠着香戀住性命可知越戀越深再過三五日

便戀他不住了鎖住勸道到此地位生死關頭怎還顧得怕臭只索要依

着叔爺的了薩氏道若果醫得好千萬之喜若被穢氣觸死了可不枉了

他半世的愛香喜潔死在陰司裏去也怨着我不得瞑目素臣道行此一

法十有九生除此一法萬無一活只憑太太主意逼得緊鎖住道沈呆鳥死

去七日叔爺一治就好大姨你說救兵如救火此五字三用而不複怎還合他拗撇

不顧你兒子死活呢埋忽得更好薩氏捶着胸脯道罷罷只索苦這之塊肉的

了聲情活潑慌忙吩咐苗丁分頭準備把素臣鎖住一齊留住要見個下落廚

下已停當早飯薩氏也不迴避陪着同喫素臣看他眉如鐵帚面若鍋底

虎背熊腰行動粗率與藥氏面目清秀體態安舒者迥別藥氏面目體態於此番補出如

合傳
然

怎生得出這樣一個聰明秀美之子暗暗奇怪飯後苗丁來回各色

俱備只要太太派出攪糞的四個人來素臣道書房裏四個童兒面無肉

采精神耗散不久也要成癆就着他攪糞便也醫好了四童之病薩氏依

言吩咐同素臣等出來監看行事初時蘭哥怕臭哀叫薩氏救命薩氏淚

如雨下道做娘的心痛死了只是要醫好你的病叫至後來忽然眉頭一

皺眼睛一睜便自死去全沒聲息薩氏大哭道這是我害了你了猛然一

頭撞去要撞死在糞缸之上

是薩氏

素臣劈領揪住道這不是死是香蟲要

出來也薩氏哭喊人已死了還說這沒影的話兒用力一掙把領頭撕破

是薩氏

回轉身來就撞素臣

必得此等神力方可行醫否則已被撞殺

扭將轉來說道醫家有割股之心太太怎反撞起我來你只看這香蟲罷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二回

三

端

鎖住亦代勸解薩氏展動不得眼睜睜看着蘭哥果見口眼耳鼻糞門各

處鑽出無數細白蟲來素臣道何如薩氏道是我性急了不是拚你放了

手罷畱還我肩頭

句句是薩氏話肩頭必已痛極

素臣方纔放手吩咐苗童用力不要住

攪苗童初攪着糞惡心頭暈恨得素臣要死攪到後來便覺氣息好聞心

胸寬暢精神長發便個個奮力攪轉那臭氣愈甚白蟲出的愈多却鑽出

便死不能存活如此一時白蟲漸少直到日落西山方纔出盡素臣令苗

丁掙門扛下放在地上薩氏上前細看面色較前反不甚呆白把手去候

鼻孔仍有氣息呼吸纔收了淚心略定些素臣道快停當碧清的粥飲侍

他醒來與喫今日須睡在地上就派這四童守宿明日撤去糞缸可與稀

粥後日始可歸房用參藥調治須先把架上香爐收拾開去將房內香氣

用扇帚掃淨盡調理七日之後病可全去矣薩氏大喜道當真七日後
就好嗎我的爺你就是我親爺哩方纔撞你你休見罪多磕幾個頭消釋
了罷

是薩氏語

素臣拉扯不及同磕起來要辭回家薩氏却連鎖住畱着不放

晚上設席款待薩氏道爺真是仙人方纔蘭哥已喫了一碗清湯了鎖住
見薩氏感激異常一俟撤席卽把素臣本事及改裝入峒要剿除岑啞求
他協助之事約略說知薩氏失驚跪地連連磕頭道爺就是文忠臣老爺
嗎我兒子說滿天下就是老爺一箇忠臣誰想你來救他的性命你只要
我的心肝我就剝開肚子來給你等我兒子病好咱門就反起來罷了

臣之名過於救命恩人教忠之意十分透足
句句是薩氏諄移不得雲北鎖住更見精神正是

一事全忠孝

風行若有神

苗蠻俱禱祝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二回

四

歲

婦女總尊親

自古誰無死

何人不愛身

厭厭九泉者

見在作呻吟

素臣慌忙扯起來道岑啞不打緊所慮者毒蟒我到赤身峒去回來纔定

主意你却不可泄漏只要招伏了令弟四大戶齊心合力就是了薩氏道

我那兄弟是跟着我走的不須招服依着我的主意不管他毒蛇毒蟒先

剿除了岑啞替亞峒主報了仇就是斬頭瀝血也是情願

是薩氏語壯哉豪傑之言素

臣道若除不得毒蟒冒昧起事岑啞事急必投奔於他仇報不來反受其

害可不枉了薩氏道要除毒蟒大王却是難哩老大王夫妻不管事了只

這五個小大王夫妻十人都是身長一丈力敵萬人渾身肉鱗刀箭不入

犀象虎豹聽他驅遣怎樣奈何得他素臣道他雖有猛力不過一勇之夫

驅使禽獸的古來頗多以法禦之無不被敗

薩氏所難素臣易視若此有識無識相去天淵我所

慮者是天生妖孽如犬戎噉人哀牢夷等類非人力所能剿滅耳故必親至其峒觀其相貌骨氣志量作爲以決彼興亡度其地脉險阻門關紆折

以定我驅畫

二意扼要非親至不可

若草率起事則勝負不可必

豪傑舉事必勝無負

岑啞不

可除亞古之仇又何能復乎

薩氏所急者復仇故結歸此意

鎖住道叔爺所見真萬全之

策也是夜薩氏去看蘭哥三五次都是睡得沉沉的五更又去已討粥飲

素臣診脉定了藥方日有功效三日之後精神漸長膚肉漸充藥氏連一

連二的差人來接薩氏苦留不住只得着人送回交代明白一二日後即

仍要送還藥氏一見素臣便磕頭道大姑娘竟全愈了我叫他出來拜見

也叫叔爺歡喜不一會篁姑出來嫋嫋婷婷斂衽福拜

八字出色寫篁姑廟中從無此人行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二回

五

錄

禮素臣見他不行峒禮不敢去拉作下揖去却被鎖住夫婦拖住道這孩

子合闕家的蘭哥是一對拗性只愛華禮不守峒規兩家都因爲溺愛了

慣成拙性常常得罪人累父母受氣叔爺只不要見怪就是了素臣看篁

姑眉目秀麗肌膚白潤身材嫋娜舉止輕盈雖非絕色佳人竟是閨中之

秀暗忖怪不得蘭哥想他峒中除此女更何人配得他來篁姑拜了四拜

低低的叫聲老爺侍坐於側素臣問其年紀若干曾否讀書習學女紅藥

氏道他今年十六歲只喜看書也學做幾句詩不知道他的好歹看着蘇

州灑繡一學就會整日坐在房裏不是看書寫字便是描花刺朶從不出

門頑耍的他感激叔爺治好他那樣惡病又知道是文忠臣老爺

處處纔點出纔

肯出來拜見別的生人從不出見的素臣暗忖山東禮義之鄉而有又全

諸妾苗峒無恥之地而有此女子欲居九夷職是故也

咏歎法特表篁姑

是晚大

排筵席歎待素臣鎖住藥氏磕過頭篁姑送酒定席自始至終俱無失禮素臣愈加憐愛次日清晨鎖住夫妻進房問候素臣道我看篁姑聰明窈窕與蘭哥是天生一對佳耦我欲爲之撮合你二人意下如何藥氏道蘭哥因想我這孩子他母親纔和我認做姊妹我也喜歡蘭哥因兩家有病擔遲下來若得叔爺做主是極好的了鎖住道姪兒也是情願但峒例必得男女兩願不以父母之命壓之須去問了女兒再求叔爺作伐藥氏去了一會來回覆道好拗撇的孩子這樣好女婿還要刁難說出許多條款第一不上墟去唱歌要蘭哥到我家來隔簾唱和第二唱歌時女兒若和了便算允了親事不就交歡要行聘擇吉迎娶過門合巹以後纔成婚禮

第一奇書

卷十二

九十二回

六

詩

第三成婚之夜不許吵房聽房第四三朝以後凡有男親相見俱不拉手抱腰止斂衽福拜第五成婚以後不趕野郎十年無子許其廣置姬妾有一件不依甯可老在家中侍奉父母不願嫁人素臣擊節稱贊道所謂有志之女男子不如者也我自入峒後雖不全行峒禮却也被女人拉過手來只因欲濟國事不得不委曲行權究屬不顧廉恥篁姑生於峒中不爲風氣所囿真所謂豪傑之士我當力成其志卽蘭哥有不願處亦必委曲開導使之樂從便了鎖住道承叔爺錯愛是感謝不盡的了但拉手抱腰諸禮却難說峒中風氣不好自是女兒拗性如此

不甘不顧廉恥之說故急於辯白少成若天性

非強說也當年峒裏出過聖人

奇

名叫土老生曾與廣東廣西四川雲貴五省

名公辨正過來

絕大排場

他說老聃至西戎而效其言禹適鯀國忻然解裳

絕大

引風氣所限聖人不能立異況天地之道陰陽而已天氣下降地氣上升

謂之交泰若天地不交謂之否塞絕大根源峒裏女人與男子拉手搭肩抱腰

捧臉使地氣通乎天天氣通乎地陰陽交泰之道也絕大議論若像中華風俗

男女投受不親出必蔽面把陰陽隔截否塞不通男女之情不暢決而思

潰便鑽穴踰牆做出許多醜事甚至淫奔拐逃爭風妬姦謀殺親夫種種

禍端不可救止絕大利害總爲防閑太過使男女慕悅之情不能發洩故也絕大

斷至婚嫁之禮又止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許男女自主兩情豈能投

合若再美女配着醜夫聰男娶了蠢女既非出彼有願何怪其參商而別

求苟合若像峒中風氣男女唱歌互相感慕然後成婚則事非出於勉強

情自不至乖離遇着男子又得拉手搭肩以通其志心所親愛復得抱腰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二回 七 篇

捧臉以致其情其氣既暢便不致抑鬱遏塞一決而潰爲鑽穴踰牆等醜

事矣絕大情理人心不可以強抑王道必本乎人情故合九州風氣而論要以

葵花峒爲第一絕大收束這是土聖人所說他的徒弟劉記出來刻成語錄姪

兒們自小就讀熟的如此老生乃稱聖人并有徒弟有劄記並有讀其書者大奇 叔爺就與土聖人所

說老聃大禹一般憑着女人拉手纔是聖賢豪傑作用怎反說是不顧廉

恥素臣道老聃吾所不屑爲大禹吾所不敢望分別得好匹夫不可奪志任你

父母二人各行其志便了只是我進來多日舍親必然懸掛須出去安慰

了他再到關家作伐鎖住道便是沒有問得叔爺那沈呆鳥可真與叔爺

有親素臣道我第二房小妾乃其胞妹鎖住道如此是至親了姪兒因不

知名號以誨名行失言極矣但這位舅爺怎生呆拙如此不失言亦止素臣道

他的拗性與篋姑一般一則男子中之豪傑不爲風氣所易一則女子中之豪傑不爲風氣所囿者也

雲北蘭哥兩對夫妻係作者特特拈出以作中流之柱故於此用雙鎖之法

鎖住

便不敢再說

尙夫心服可謂篤信聖人

但欲接雲北夫妻至宅同住素臣道一去搬接

爺必要出去明日一早須得就回素臣道明日未必後日竟到闕家說親

來回頭你罷鎖住道這却不便說親是要在姪兒家中起身的

必有俗忌素臣

應允飯後竟往雲北家來頓氏接着忙問道文爺怎就擔擱這許多天瘋

病可曾醫好丈夫怕向大戶家走動幾遍催促沒來探問

真有志

素臣把

前後事情細述一遍頓氏歡喜道救活了兩個人真是莫大陰德

歡喜救人其心

慈不更及認

自去洗鍋燒茶雲北背着一隻公鹿進門叫道文爺回來了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二回

八

詩

怎去這許多日素臣把前事復述一遍雲北大喜道有這四大戶幫助事

可爲矣

各事各事人情入理

連日進山只拏幾箇雉兔今日是妹子生日恰得這全

鹿的好采頭待我收拾出來與文爺上壽素臣道今日二十四正是你令

妹生日虧你倒還記得頓氏遞出茶來接應道道是他心心在念的

特表雲北

到了這一日就出眼淚說一父母所生嫡親妹子不能見面今日一早却

是歡天喜地的

人情入理

說我進山去若得采就畱着待文爺回來替姑娘補

做生日

此係出門時向頓氏說知話故云姑娘

却可得的得這全鹿文爺又恰好回來真是

姑娘的福氣哩素臣稱出五十兩銀子遞與雲北盤纏囑咐病後正該調理不必進山使力雲北道我是急病如今已復原了這後山是小人衣食

飯碗除了生病便儘夠盤費前日又承賜錢文柴米并那隻馬熊用度寬

然文翁是出門的人畱着自便素臣道我帶的盤費很多你是我至親怎當做外人看待頓氏道就是至親連一連二的周濟也消受不得雲北道文翁是這般說却之不恭只得要領謝的了因把銀包遞與頓氏道好好的收起你我還沒曾見這包銀子哩英雄未遇煞是可憐快去脫下圍裙和你先拜

了壽再去收拾罷頓氏依言進去一會出來與雲北同拜素臣力辭道你妹子若在此地該他拜你怎敢反勞二位雲北夫婦只得行了小禮晚上先喫壽麵次喫壽酒席上素臣說起篁姑不行峒禮雲北道只道天下就是我一個人呆鳥豈知還有拗性的人他生長峒中又是少年女子能如此

執性實是難得文翁該極力替他撮合那蘭哥我曾見過好一箇俊秀子弟只不知篁姑的人物可配得上素臣把篁姑相貌體態述知雲北道舜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二回

九

端

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

雲北惟通酸文不知何故

運相貌也是不介夷夏的也

二字妙并包拗性

真是覆載無私素臣道吾兄滿腹詩書是自幼讀的還是中年

讀的雲北道說也惶恐還是未為事以前讀的一部四書一部左氏春秋幾十篇爛時文為事以後便把書本丟了那部四書是先父自己教的讀爛在肚至今不會忘記

四書爛熟已遠勝今之秀才

春秋的傳是閑着就把他當歌曲

唱念也還記得

記得左傳則勝於翰院諸公矣

那爛時文丟在腦後便連影子也沒有了

爛時文連獵戶都

不欲記真是燒坯素臣道你既熟讀左傳便好合你講究兵法了

應前因先

把鄭莊公克段入許衷戎師伐戴取三帥及縞葛之戰細細指示出兵家

奇正互用

克

設伏橫擊之法

縞

以勇先登

入

以智承

獎伐戴取三帥

許多機變次及曹劌子魚之論戰次及管仲之軌任連鄉作內

政而寄軍令次及晉文之伐原大蒐復曹衛而圍宋城言者娓娓聽者津

津剛講得十幾篇文字已漏下四鼓矣虧得頓氏再三催請方纔安置次

日清晨雲北卽至牀邊請教素臣一面披衣一面講解除了盥洗飲食大

小二便之外口不住講耳不住聽講到得意之處素臣指畫手揮如親率

六軍兩廣聽到得意之處雲北手舞足蹈如身入五花八門精神活潑與會淋漓余亦

云看到得意之處如親見素臣指畫手揮雲北手舞足蹈直到黃昏還說了無數的黑話雲北忽然想

起此轉入神趕進去責備頓氏怎不點燈連上文無數黑話此責備已是可笑

寫雲北愛聽專心致志直到頂壁一層頓氏埋冤道你聽的不費力難道講的不口乾的嗎

送出茶來都冷在桌上補一事頂說了幾遍要買油總不聽見頂不這會

子纔知道天黑素臣雲北已怪遲了不嫌其怪反嫌怪遲妙有日子講哩你也該放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二回 十 講

文爺住一住口養一養神與石氏阻擋虎臣同意遙遙關合怎是這樣沒正經這幾句話

說得雲北頓口無言素臣聽見忙進內解說道大嫂你休怪我我與他一

樣脾胃但有人肯聽我講說又有悟頭便連日連夜不覺勞倦既是沒油

也不必去買省得擔擱工夫我有代燈之物因在袋裏取出青光寶珠道

這不強似點燈嗎頓氏喫驚道是甚東西照得滿屋雪亮却不見了文爺

不漏素臣道此夜光珠也我被這珠影隱着哩沈兄可仍到外邊去聽講雲

北道實是小人錯了昨日已講至四鼓今日又一天沒住口真個勞乏了

文爺不是耍處此一推斷不能免素臣道我不惟不勞乏反覺精神頓長得受教善悟之

人實是如此故論語云吾與回言終日沈兄不可躲懶雲北大喜道下大喜二字可見前一推出於無奈若文

爺不乏小人斷不敢懶寫雲北狠對針虎臣於是出外復講直講到月上東山素臣

纔把明珠收起仍復再講頓氏聽打五鼓叫應雲北方纔大家安息

非頓氏叫

應則竟一到天明叩門聲急頓氏開看仍是前日那兩個苗婆竟進素臣

房中

不與頓氏接談拉手一則不能一則不敢

却不似從前囉唆在帳外喚醒了素臣說有要

緊話請老爺去商量素臣疑惑有何要事忙忙的趕至鎖家却並無要事惟恐素臣不來故耳素臣大笑梳洗過

細

喫了早飯卽往關家說親關係

之病原爲蘭哥而起及蘭哥病退不覺霍然聽報素臣在外忙與薩氏出迎齊跪於地也依着鎖家夫妻樣子俱拜認做叔翁領至壺天書屋蘭哥

拜見亦稱老爺感謝救命之恩素臣因爲作伐并篁姑五件條款說出薩

氏道這頭親事是好不過的但篁姑忒也拗撇這不成了個野人嗎

是薩氏語

因問關保你依也不依關保道別的罷了連拉手抱腰都不肯怕招着親

第一奇書

卷十二

九十二回

七

講

戚們怪哩蘭哥道他這五件事孩兒求之不得

亦是天生天對

若要孩兒與此五

事相反也情願一世不娶妻子關保道你沒讀過土聖人的書麼怎說這

野話

妻成野人夫說野話

蘭哥道土老生的書都是亂道孩兒只知道孔聖人

蠻狃所通

莫不不知道土聖人素臣道你們峒禮原聽男女相願不以父母之命壓

尊親

卽以其人之搭膊還縛其人之頸根

難得他兩人意見相同將來和好可知你夫婦只求

兒媳和好就招些怪頭何妨况這峒中除了篁姑誰人配得你這兒子他

兩個不依此五事便都不願嫁娶爲父母者豈可不成全他香癆有法可

治若害了相思便是沒法到那時懊悔却是遲了

勸語

薩氏與關保俱連

忙答應

已被孽任

聽憑叔翁作主就請叔翁擇定唱歌日期素臣道蘭哥還未

復原再緩幾天竟是七月初一罷薩氏道月頭上最好當日大排筵宴一

則謝醫一則起媒酒席豐盛禮意殷勤自不消說席散素臣回覆鎖住夫妻俱歡喜詭異自去準備不題素臣次日復至沈家與雲北講解并投以煉神煉氣煉力之訣

玉成
將材

初一日素臣先至關宅薩氏之弟薩保在座

因其姊之言亦拜認素臣爲叔爺同領蘭哥至鎖家鎖住妹夫索住妹子鎖氏俱領回家亦因鎖住之言都拜認素臣爲叔爺素臣無故添出許多

姪兒姪女在跟前百般親熱暗自好笑篋姑房中早已預備將內房門口

掛一相簾簾內簾外各設一座外房窗闌洞開內房窗闌緊閉蘭哥雖與

篋姑對坐却看不見一些身影

既得唱和又不
露面深合難宜

蘭哥並不學起墟惡套唱

那穢語俚歌欸欸的念出關雎三章

奇
妙

雖係自來之腔却長短疾徐自有

節奏妮妮可聽蘭哥唱完篋姑接念鵲巢三章

奇
妙

出自女郎香口更加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二回

七

七

鶯轉花間燕喃簾畔清圓瀏亮真有繞梁之音素臣擊節歎賞道關雎鵲巢王化之原人倫之始他日桃夭宜家螽斯衍慶於此兩歌卜之矣於是

男親俱向蘭歌叫喜女親俱向篋姑叫喜內外筵宴席罷而散初三日行

聘初七日迎娶兩家都是大戶聘禮婚儀十分富盛成婚之後夫妻恩愛

自不消說加以篋姑早晚服事翁姑俱係着內則條款先意承志婉婉聽

從把關保夫妻二人喜透天門愛之如寶蘭哥成婚後與篋姑商議將素

臣接去住在新房西間晨昏定省儼如子女一般沐則篋姑捧盥沃盥篋

髮梳頭浴則蘭哥持巾澡雪揩身擦背素臣堅辭不獲深感其情因把古

文三昧詩法真詮倒篋傾篋細細指教夫婦二人性愛文墨賢又聰明如

久早逢霖洞魚得水津津聽受其樂無涯竟忘却新婚好合日夜俱環坐

求教把同夢之歡都丟向腦後

與雲北一樣拘性一樣好學却不嫌復筆歌墨舞奕奕有神

素臣定了

十五日起身兩人於十三日私餞愁眉淚眼短歎長吁令素臣好生難受

欲樂則樂欲愁則愁文人筆墨靈變乃爾

十四日在雲北家敘別也是難捨難分不能惹別到

十五日四大戶公席餞行行令猜拳觥籌交錯苗童苗女歌舞侑觴纔得

歡笑了半日

愁又轉樂靈變乃爾

席散起身素臣忽然頭暈倒地不醒

樂又轉愁正靈變乃爾

是

莫道陰陽全懵懂

須知禍福半分明

總評

燒水安息蘭哥醒而稱快宜其以安息治之却止是試探病情可謂

奇變至蘭哥病原已經鎖住說透滿屋香煙滿頭香汗更屬信而可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二回

七

講

徵何必復加試探緣被七絕一首薩氏數言逗起疑心惟恐病由相

思而起慎之又慎方是良醫勿輕議素臣之鵬突

以臭治香實有道理而一切醫書未見有此作者靈心造出可補軒

岐及四大家所未備

撞糞缸不得即撞素臣寫薩氏愛子莽性活現紙上

七竅鑽出白蟲一出卽死是否真有此事抑係模想出來世上如有

此病急以此試之得一實在下落豈不快哉

薩氏失驚跪地一段寫得精采之至得後八語咏歎教忠之意十分

透足頑夫廉懦夫有立志百世之下必有興起者此書之功大矣

素臣欲親至赤身峒之意至此始盡情說透觀其人度其地大英雄

舉事必期萬全如是如是

土老生一段議論雖故可笑却附會得好若全說不通便不足動愚夫之聽文勢得此一振便有回波擊石鬪鶻翻風之妙

老聃至西戎禹適鯀國今之異學有以此助釋攻儒者今讀此書始知其沐浴於土老生之教者深矣可勝長喟

土老生云風氣所限聖人不能立異作者云豪傑立志風氣不能限之故於舉峒若狂之中特拈出雲北夫妻以作中流砥柱而雲北究自外來非由土著故復拈出蘭哥夫婦素臣之誓鎖住也曰一則男子中之豪傑不爲風氣所易一則女子中之豪傑不爲風氣所囿然後知土老生之言特爲無志之徒藉口不供足有志者一噓也其有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二回

齒

鑄

功於人心世道者豈淺鮮哉

素臣喜講雲北喜聽與教虎臣用針線繡出兩般花朵指劃手揮數語寫得興會淋漓增長讀書人無限志氣

雲北忽然想起一段寫得入神頓氏埋冤雲北與石氏埋冤虎臣亦是一手針線遙遙對照天然關鎖文法之秘

苗民唱歌自開闢至今未有唱關雎鵲巢者作者心靈手敏忽拈得此遂成夫妻唱和求婚永聘一定不易之歌此亦爲地老天荒苗民所無之事開山鑿石才子所有之文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鑄字卷十三

第九十三回

沈瞻贖子孔方兄能全骨肉

陳淵夢妻正氣女便是神靈

眾人大大驚失色慌忙扶起納在椅上喊叫醒轉素臣閉目凝神一會睜開

眼來便神清氣爽一如無事

忽然暈倒何故一如無事又
何故後文竟不指破奇極

立將起來道累

各位喫驚了眾人道叔爺向有頭痲病沒有素臣道向無此病鎖住道敢

怕今日日辰不利另擇一日罷素臣道我一生不信陰陽前歲出門時酒

忽變血也沒改期各位但請放心因便辭別眾人至雲北家來取藥箱長

行只見頓氏兩眼流淚雲北也是出門裝束素臣問故雲北道小人有個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三回

一

鑄

兒子乳名虎兒今年十歲那年也因生病不能打牲餓不過把他插標站在門首有神狸唎一個大戶名叫封斗憐念小人給了五兩銀子說不須

立契我帶去替你眷着你有了銀子原贖了去時常雖也想念因沒有孔

方兄便把骨血都靠後了

讀之
欲淚

如今得了文爺的銀子妻子便整日想着

孩子要贖他回來連夜裏都睡不着了催着小人說文爺往赤身唎去要

過神狸唎何不同去也可代背藥箱替一替力故此絮括着等候文爺文

爺鋪蓋同昨日帶出來的藥箱已收拾好裝做一擔小人就去挑來素臣

大喜道一向沒見你們說起只認做無子見你與大嫂都只三十多歲生

長得出故沒勸你置妾

素臣性喜勸人置妾
直如天地之大德

那知道你現有令郎真是意

外之喜雲北便挑出擔子素臣要擔雲北不肯道我原是一事兩事文爺

不必費心雲北見素臣起步甚快問一日走若干路素臣答以二百多里雲北道可惜起身遲了趕不及神狴峒只可奔烏石峒了當日在百靈峒打尖投烏石峒住宿飯店隔壁見一蘇貨鋪招牌上寫着上林分鋪問知與衛中熟識當修一書令松紋打發奚勤向葵花峒沈雲北家等候凡事聽雲北調度因向雲北道奚勤到峒可領至鎖家住宿日裏照常買賣但照本價不必取利夜裏斷不可做苟且之事總等我有信來差遣他雲北應諾復說這書上要添寫一筆若問沈雲北不出只問沈呆鳥便合峒皆知素臣大笑真箇添在書裏托貨鋪轉寄次日至神狴峒問到封家傳說進去跑出兩個苗丁一個領雲北進見一個便令素臣挑擔後邊去正走到轉灣所在却被一小孩子直跑出來把藥箱一撞那箱子便如打鞦韆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二回

二

論

一般直鬼開去素臣疾忙搶住不防那孩子一拳在肋骨上打來

如此出虎兒亦

恬脫亦精采猛喫一驚

特表虎兒

苗丁喝道怎打起先生來那孩子道他把箱子撞

我我不打他背後一箇苗丁跪得滿頭臭汗喊道真個你老子來了素臣

暗喜

喜其替力

便

一把拉住他右手虎兒便起左手一并擋住道你父親

同我來贖你回去怎還與人躲迷藏嗎虎兒道真個我爹來了快放手待

我去見他素臣放手虎兒轉身飛跑而去素臣跟着苗丁挑至空屋不一

會吩咐出來請那大夫西廂房去與虎兒父子一處喫飯原先那苗丁便

把那素臣領到西邊廂房門口只見虎兒兩隻小眼擠得通紅

上文表其勇搥此更

表其天性拉着雲北之手站在膝邊雲北慌忙接擔同進房去叫虎兒磕頭虎

兒道他方纔撞痛了我的膝蓋我還磕他的頭素臣笑道是你撞我的擔

子反說是我撞你就是撞你你打了我一拳也扯直了雲北道該死的殺才怎好打起姑老爺來快些多磕幾個頭罷一把措住頭頸捺在地下連磕有八九個頭素臣拉將起來虎兒骨都着嘴兩眼聽着素臣道

此更表其傲氣

你是甚仔老爺人家磕了許多頭不還一個禮兒雲北喝道甚仔老爺還

是大老爺哩四大戶磕頭他不還禮

彼漏許多

來還你這小殺才的禮嗎素臣

道隔牆有耳

這破

沈兄怎這樣口厥雲北道文爺說的是

并漏姓氏

小人失言了

因這殺才放肆可惡一時漏出話來忙站出院子一看道且喜沒有人

此屍

辨方纔老爹要畱住兩日小人再三辭脫吩咐喫了飯還有話說不知說

甚話總是飯後就要分手的了素臣道你這令郎將來竟是一員猛將哩

方纔那一拳竟有一二百筋氣力不是我便受不住因把衣服撩起

并漏珠衫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三回

三

講

道沈兄你看這後肋上有些紅影嗎雲北細看並無紅影欲打虎兒素臣拉住道我因愛他膂力故與你說怎反計較着他須臾厨下搬送酒飯上桌三人狼餐虎噉

更表其食量

把一簣箕飯六大椀菜兩大壺酒連着葱蒜醋

醬都一捲精光正要叫虎兒進去磕頭只見一個苗童出來把三人直領

進內室之中封斗自外而入開口便問文爺因何事改裝至此

見面即破破與四大

戶素臣喫驚

不得驚

知已漏洩却不敢招認

一定情理

道醫生實是姓文與沈兄

是鄉親沈兄來贖他令郎醫生進峒裏去行醫並沒甚改裝的事封斗道

休說文爺相貌貴不可言

反用休說二字妙不可言

即沈兄之相亦可至提督總兵之

位他這令郎骨格聳異將來定主掌握兵權我前在葵花峒中因見他父

子儀表有心結識故把他令郎帶回

如此方不是臨時填造封斗之善相

兩年來任他性兒

頑要淘氣並未打他一下只問他便知

方是有心結識方是識英雄的俊眼

方纔二位私語

我已悉知且內著珠衫價值不貲亦非行醫者所能致

被綻俱出

文爺可

把名號官位入峒何事詳細說知或可助一臂之力切勿以匪人相視藏

頭露尾也素臣料是不能隱瞞且看其相貌係端人長者

封斗方以相重素臣等素臣亦

以相信因便一切以實告之封斗忙跪下磕頭道苗民何幸得見文忠臣

封斗妙聞忠臣之名即跪而磕頭改稱苗民總屬簒寫教忠之意老爺

明知大老爺稱呼而不即加禮且自稱爲我部落如此至一

素臣跪

而回禮封斗道老爺休折壞了苗民因堅留住宿吩咐備席令妻妾子媳

俱出叩見說這就是吳江縣的文忠臣老爺也叫你們一見天上的人

極文

寫教忠之意典極總是簒素臣堅辭不讓只得住下晚上席散送三人入密室中住宿

方說道亞峒土祖父相傳已十餘世忽爲岑啞所殺實爲痛心這峒離鹿

第一奇書 卷十二 九十三回

四 請

彌止五十里淫暴之政先受其害苗民粗知風鑑曾傳去相面只得曲意

奉承他信以爲實令遍相妻妾子女并其寵童呂虎夫婦大加賞賚免了

一切差徭其實俱犯殺相不得善終現在岑啞已出峒去求訪什麼異人

伏筆不在峒中老爺當先到赤身峒回來再至鹿彌

若先至鹿彌即不得至赤身矣

苗民有

一女嫁於辟邪峒大戶開星爲媳辟邪離赤身峒止一百七八十里苗民

寫書帶去可作居停開星亦深懼毒蟒之禍只因墳墓產業俱在辟邪難

於遷移其人頗有智謀老爺與彼商議而行必有所益素臣大喜因促其

寫書道我明日一早必行矣次日素臣把珠衫脫與雲北道我因恩君故

緊着在身誰知屢次被人窺破若是歹人豈不利害封斗出陪早膳却帶

着一箇八九歲的女子出來令向素臣雲北磕頭道此苗民次女也雲北

嚇得忙跪下去被封斗一把拖住道小孩子家何必還禮磕過頭便自進

去

何故出來何故
卽去伏筆靈妙

袖中取出書信交付素臣雲北叫虎兒進去各處磕頭

出來又磕封斗之頭兩隻小眼流淚不止

非一味
頑劣

封斗把淚拭乾道後會

正長不必悲淚

伏筆

飯後送三人出門叮囑後期素臣道我回來必道府奉

看出門後復與雲北父子作別分路而行素臣於上午已至鹿獮峒問起

峒民知岑啞果不在峒因直穿過去走有一百餘里便是雁奴峒見天已

將晚峒內不知有無借宿之處正自疑慮只見峒口一人飛奔至前跪在

地下道文爺果然來了

突兀
之至

素臣不覺駭然忙歇下擔子要回禮時那人

兩手抱住素臣雙膝道文爺休要折死小的爬將起來挑着擔子說一聲

小的引導竟往前走素臣暗忖莫非是個拐子

南京拐子有所謂
喜中求者正類此

怎又得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二回

五

鐘

知我的姓氏估量還制住他接腳跟進峒內到一廟裏那人開進房門把

擔挑進素臣緊跟入去

接腳緊跟總
是怕被拐脫

那人納頭便拜道小的陳淵主人卽

白玉麟也蒙文爺辯白小的妻子冤枉感恩不淺素臣方纔放心因問道

你是幾時回去的如何又到此地又怎生認得我的面貌陳淵道小的那

年領了主人本錢至兩廣營運因遷江縣是主人舊治有認識的人在

裏收買藥材起身沒兩站卽遭風沉溺虧着葡萄峒一個峒民救起光剩

一個空身進退無門因替他挑擔入峒喫他一椀飯畱着性命虧小的有

些氣力

伏筆

替人拉木運石在各峒串過日子前年又流入這峒也是幫人

做工因食量大

伏筆

積儻不起盤費不能回鄉直到去年十一月內忽夢見

妻子說他因擔了娠羞忿自縊蒙文爺辯明冤枉土地申了文書要封他

做本地神祇他因憶着小的不願受封要到兩廣來尋我本處城隍發了通關給了路引土地申文書城隍發通關路引到處找尋找了兩三個月

纔找到這裏因這廟原是峒母娘娘的香火年久坍塌他便托夢與眾姓

說是小的原配上帝憐他正氣封爲此峒土神教眾姓替他建廟眾姓因

所夢皆同就踴躍起來去年就蓋成此廟接小的來看守今年正月初一

開了光來求籤筮者無不靈驗施捨香錢者頗多小的纔得安享了這半

年前日又托夢說今日申酉時分文爺進峒把相貌裝扮一一說知叫小

的至期迎接小的自午時就來候起不料果然候着這都是妻子託的夢

並沒有回去過素臣不勝駭異上殿看那神像也彷彿如白家樓鳳閣內

夢中所見見有現成香燭便點將起來作揖致敬陳淵抵死推辭道文爺

第一奇書 卷十二 九十二回

休折壞了他叫他如何當得素臣道他一生正氣怎當不得陳淵沒法只

得磕頭回謝飯後問素臣在白家以後之事及入峒之故素臣一一說知

陳淵喜道主人得官姑娘又嫁了好姑爺感謝文爺不盡但赤身峒俱是

赤身人文爺進去也須裸體若穿着衣服怎得進峒呢素臣道赤身峒道

邊是甚峒雖赤身峒若干里現在可也赤身陳淵道赤身峒這邊是孔雀

峒離赤身峒百里敢在早晚也便要赤身了素臣道且到孔雀峒再處是

夜睡至三更夢見峒母娘娘前來拜謝素臣至玉麟家奇夢不一而足至

復夢如入夢境者然方素臣問其此行凶吉峒母道此復有陳淵連夢素臣此夢陳淵

逢沙則凶 遇石則吉 石馬千里 沙射千日

神猿神虎 子孫惟億 劈破天荒 純陽之力

素臣醒來詳解不出暗忖純陽又是世人所謂呂祖我不信仙何云純陽之力一 錯疑通八句看來大約吉凶俱見終得成功之意天明起身陳淵伺

候梳洗說道小的女人夜間又托夢與小的叫送文爺至彌猴峒不知文

爺一日可走許多路素臣道可走一二百里陳淵道這便恰好都有住處

此去過了斷木峒便是沉鐵峒共有一百六十里小的有個熟人再過去

一百五十里便是彌猴峒小的也有個熟人可以借宿再過去就是辟邪

峒大鵬峒孔雀峒妻子說辟邪峒文爺自有住處孔雀峒有石兄來接都

不消小人跟隨了素臣暗忖辟邪峒有封斗之書孔雀峒有甚石兄又與

夢中遇石則吉之言相合這峒母怎靈顯如此因復到殿上作揖致謝囑

其暗中保護成功後當奏請封號以酬神力陳淵把廟門鎖上將鑰匙交

第一奇書 卷十二

九十三回

七

請

付廟隣囑其照管細替素臣挑着行李一路閑講又知道張順一家俱送

與素臣爲僕分寫得好大喜道小的與張兄弟最相好他的武藝比伏小的

將來倘得回鄉必到文爺府上會他也是晚宿在沉鐵峒內大戶家中那

大戶僱過陳淵做工故此認得次日宿在彌猴峒中一個石匠家裏那石

匠是與陳淵同在沉鐵峒大戶家工作的素臣暗忖彌猴峒與神猿二字

關合二 錯疑逢石則吉莫非應此石匠身上三 錯疑因有意去兜搭却蠢莽非

常問他言語也不會對答說不入頭只得罷了故作疑 陣妙次日陳淵辭去素

臣日午至辟邪峒竟向開家而來投進書去開星出迎自己替素臣擔着

行李直進一密室中殷勤叩拜道草民何幸得瞻天人丰采素臣看那開

星面貌白皙眉目秀潤竟不似同中人物茶罷亦如封斗令妻妾子媳俱

出叩見

此處教忠之意獨用渾寫

大排筵宴款待素臣終席止殷勤勸酒不論時事

開寫

星另換筆

席散後復至密室中方請問素臣欲至赤身峒之意素臣把在

葵花峒答鎖住薩氏之言述了一遍開星擊節贊歎道此大英雄之見識

作用也卽此一著已足奪毒蟒之魄矣

另換筆墨便與四大戶卦斗絕不雷同

大人自進峒

以來

稱謂亦異

必已察看險要網羅羽翼收拾人心以爲起義章本

總有別種意思不獨

識見高人一等

素臣道開兄所言洞中兵機但弟此來原非於峒中起事不過欲

得一要領以爲他日剿除之計故於兄所言三事全未經營祇隨道路所

見居停所在略存此意耳弟自入峒見各峒形勢俱散漫無紀至葵花峒

纔有結束葵花後山復有徑路可扼虎彌之背由虎彌至此則此峒又一

結束不知此峒有無徑路可以出奇扼制赤身

伏筆

尙須察看而就其大概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三回

八

鑄

則葵花爲虎彌之鎖鑰此峒爲赤身之鎖鑰此險要之謂也人心羽翼則

僅得葵花一峒及封令親耳因把四大戶之歸心薩氏雲北之勇力說知

道此可謂扼制岑啞之用至欲制毒蟒必於此峒舍開兄其誰屬耶開星

肅然拱手道大人進峒不及兩月而已得如許人心羽翼且察看形勢如

火燭物扼敵之計已在掌握猶非蓄意經營不過略存其意此殆所謂天

授非人力也

出語俱有別種意思

草民毫無知識不能借箸指陳竊附薦賢之義此

峒有一奇人若能屈而致之則勝於百草民矣

收應舍兄誰屬句

素臣急問其人

開星道峒後一山名天闕人蹟罕至有一母猿相傳居此山已千餘年忽

思配耦得一樵夫擒入深峒成爲夫婦生下一子因樵夫姓干取名干珠

骨相不凡躡捷無比能手格虎豹刀法入神近年來常出峒至後山眺望

遇便拏捉猛獸而回性喜戰伐草民家若至後山打獵彼聞槍礮之聲必
來觀看苗丁們與他說話俱笑而不答寫千珠處亦是別種意思惟草民與之言纔答

幾句亦不多言微探其意只云時尙未至總有別種意思文爺若得此人豈不勝

於亞夫之得劇孟耶素臣暗自驚異啊母夢中有神猿神虎之言此猿已

歷千年豈非神猿此疑都不錯皆不錯則無奇皆錯則無正無奇則無文無正則無章故必有錯有不錯而後盡文章之能事

開星但薦千珠素臣却先驚異其母變法之秘龍生飛娘以神輩皆生於異類而有強人之勇此

千年神猿所生必更有異方收到千珠妙當往物色之因約開星於次日去訪開

星道天闕山虎狼極多草民只能指路不敢入山素臣應允次日黎明飽

餐同至後山開星指道那便是天闕山千珠回去草民每目送之故知其

路徑走有一二十里纔至天闕山麓開星道從此入去草民等不敢隨行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三回 九 鑄

矣素臣隨意紆折而入果然虎豹熊羆隨處俱有有劈面遇着的纔欲侵

犯被素臣拔出寶刀大喝一聲卽驚慌跑避約又走了十餘里忽見山岩

之下有兩扇石門一虎當門而踞素臣暗忖千珠莫非卽住此峒因喝開

踞虎連叩三下那聲響便如洪鐘一般山谷俱應卽門徑亦有別種意思須臾豁然

洞開一人磬折出迎道尊客莫非吳江忠臣文素臣相公嗎鑽住等或稱又獨稱相公素臣大驚納刀入鞘答道在下文白實字素臣主人得非

千君名珠者乎何以預知爲弟也那人道野民卽係千珠鑽住等或稱姓兒或稱苗民或

稱草民此又獨稱野民請至舍下容當細稟素臣入門門卽自閉從一石街中行有

半里忽然開朗別有天地有田有水有屋有人鶴鶴麋鹿飛走其中周圍

約可數里如一圓璧千山包裹萬木葱蘢中心有數十間竹屋門前一塊

平原兩邊一字排連有十餘家莊戶雞犬桑麻居然一武陵也叫破武陵二字方不

本粉進了大門便是一箇小小廳堂干珠深深下拜道野民候相公久矣

奇不圖今日得見台顏總是別種意思禮畢入座一個垂髫童子托出茶來泉味

甚甘泡着幾粒新鮮蓮子鮮美可愛別種意思素臣叩其前知之故惟不信仙故叩其故

干珠道草民本不姓干先會祖平安得罪燕王不稱太宗及承樂帝聲口酷肖先祖避禍

深入苗地改姓更名於析木峒樵採為生先父亦習其業二十年前家母

因奉神命引先父入峒成為夫婦只生野民一子先父性喜讀書因係將

門亦嫻武事自幼教野民文武兼習不幸見背學業無成而一片敬忠惡

佞之心却是天性帶來幾年前購得報抄讀至相公奏對之語津津慕慕

自恨僻處苗峒無由執鞭家母笑道汝雖不能往見文相公當來拔汝母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三回

十

請

戚戚也二三年來聞有礮聲即令野民出洞眺望得遇大戶開星家母說

是得見相公之兆今日早晨即命整治蔬肴云俟洞門聲發則相公至矣

總是別種意思家母實非世人乃千百年獨處之貞猿也故凡事頗能推測而知

素臣致敬道不意吾兄乃平將軍後人將軍忠勇俱備冤屈無伸獨宜得

賢後嗣以報之弟何能援兄能仗兄之力以除大慙則幸甚矣弟意欲請

見令堂共商一事但恐涉於冒昧奈何干珠道家母原欲拜見况蒙鈞召

敢不承命因令童兒去請須臾廳門開處兩個壯健了鬘以壯健形出神猿瘦骨跟

着神猿出來素臣舉目看時猛喫一驚正是

烟烟青瞳如閃電 稜稜枯骨是行屍

總評

素臣何故暈倒後文竟不指破鎖住云日辰不利素臣云不信陰陽作者之意明使人於此著想後文之沙射七蠱卽忽然暈倒之故也終於病愈成功卽神清氣爽一如無事之故也故前回結末二語云莫道陰陽全朦懂須知禍福半分明引而不發其故躍然一經指破便如嚼蠟矣

沒有孔方兄把骨血都靠後傷哉貧也抵得一篇錢神論

寫虎兒響力只猛喫一驚四字便寫透十分骨都着嘴兩眼睜着素臣居然有睥睨王侯之概特表虎兒亦以襯托素娥并襯素娥之夫主也不可不知

雲北口中漏出消息特爲封斗作緣以便一見卽知係貴人不與鎖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三回

十一

講

關索薩等四大戶同一蹊徑也可爲匠心經營

令女出見不解其故善讀者必已解之無煩老人饒舌

忽出陳淵突兀可喜接出囑母尤屬離奇夢中數語如焦氏易林古奧可讀生出素臣無限猜想有合有否尤極空靈

開星所言三事洞中兵機不特四大戶無此見識卽封斗亦遜一籌其薦干珠以備臂指之用尤有功於素臣顧非封斗莫識開星非雲北又莫識封斗然則虎兒一贖而毒蟒之命已傾頓氏一淚而毒蟒之膽已落其機皆伏於素臣所贈之五十兩以區區之五十兩卽買毒蟒之命不亦快哉

天闕山洞隔絕人世而文忠臣之名已貫於野民之耳作者所謂一

事存忠孝風行若有神也其教忠之意尤屬深切著明
平安之勇無人不知而忠則或未敗必作者不以成敗論人故特明
其寃使景清早爲燕王所疑致之死地與平安無異彼白面書生尙
欲畱其身以圖報仇雪恨况勇如將軍者哉自有此書而將軍可以
瞑目於泉下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三回

七

鑄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鑄字卷十三

第九十四回

天闕山神猿饒舌

孔雀峒石女發身

那神猿雖也女人裝束雙眸炯炯却滿面無一絲膚肉大貴無相大壽亦無相與臺

灣所見骷髏一般滲瀨怕人神猿先開口道相公忠貫金石誠動天地功

業福德迥出汾陽王之上小兒愚蠢無知却靠着相公蔭庇他日亦稍有

成就婚姻嗣續富貴功名俱在相公掌握請受老婢一拜願相公勿避嫌

疑勿辭穢褻鑿混沌而破天荒不特老婢母子感恩卽平氏祖宗亦俱戴

德不朽說罷卽拜將下去素臣連忙回禮道下官菲才拙性愧竊虛聲敢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四回

當宏獎令郎英年偉貌文武雙全自膺特達之知何藉扶輪之力拜畢起

坐素臣道老嫗末後數語言淺旨深非闔人所能解尚祈明示神猿道時

至自知只此數言已屬饒舌敢盡洩乎素臣道下官生平不信神仙之說

老嫗之先見寧有術乎以先見爲術方是素臣之言之識神猿道凡物之壽者皆靈故龜

龍猿狐皆可前知惟能前知人方不自負然祇知其數未識其理不若聖人之前知

理數俱晰此人爲萬物之靈也說得更平常但人雖靈於物而壽則物久於人

自古及今有千歲之猿狐龜龍鶴鹿等物而無千歲之人此則數由天定

非智力所能勉強老佛不知而強之智出此猿下矣神仙誕妄休說相公學貫天人卽老

婢一物之微亦不謬信世所傳述其虛妄者不具論此句撇去無數仙人卽如李意

鍾離呂岩陳搏諸人老婢或見或聞李鍾或聞呂陳或見俱不過略享修齡耳豈有

飛昇羽化之事乎

神猿前知而所言若此與陳搏之對真宗者無異

相公進峒之意老婢已知這

天闕山之最高峰可望見赤身峒形勢飯後屈相公一登老婢在彼拱候說罷告辭進去素臣暗歎物之有知人不如也

非歎其前知歎其議論之確鑿

童子捧上

酒肴半屬蔬菓半屬野獸雞豚烹調極精色色可口

因其為猿故特表數語

素臣問

峒中莊戶何來千珠道也是近年來家母招致人峒令其畊田爲業閒時

教習擊刺跳躍之法說有用着他們之處飯後領着素臣到最高峰神猿

已先在頂上指與素臣看道那一座山頭上有大樹數百蔥蔚深密者卽

赤身峒後之靠山也東南那一峒便是孔雀峒更南是大鵬峒更東便是

辟邪峒素臣道據下官看來各峒合湊是一龍形赤身峒乃龍頭也故出

這毒蟒孔雀峒那一條山腿儼如龍爪此峒圓形儼若明珠毒蟒不知先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四回

二

鑄

爭此洞可知其無謀矣

英雄所見如是

但此爪與珠切近龍頭奮發龍爪心舒不

除此爪終有挈攫之患下官愚見該把孔雀峒那條山腿挖斷纔是

大識見大

作用非大英雄不能辦

神猿吐舌道相公真天人也老婢之見亦是如此那山腿有

束細之處卽龍腕之本也斷其腕本鎔鐵汁灌之卽不能挈攫矣此係切

膚之災奈遠隔他峒力不能辦相公此去幸乞留意感且不朽那數百棵

大樹中有一更高大之樹中空透底直達赤身內峒之簪井相公可切記

之素臣唯唯復問由辟邪大鵬孔雀至赤身俱走弓背由此至赤身却是

弓弦倘或進兵則於彼路用正此路用奇如鄧艾鍾會故事可乎

總是英雄之見

神猿道相公神見洞中兵機但此道險峻非久經演練熟於跳躍者不能

行

然後知昭致莊戶之故

老婢與小兒輩請當此任素臣大喜致謝先辭下山回顧

神猿步履如飛頃刻而下暗暗稱歎是日千珠陪宿素臣叩其胸中頗諳
韜略試其膂力不止千筋甚是歡喜次日告辭神猿復出相送諄諄以勿
避嫌疑勿辭穢褻爲囑素臣想有後驗因遂允諾千珠送至後山拜別而
去素臣回見開星把前事約略說知開星大喜道得了千珠可作奇兵草
民戶下及時結識些勇力於此正道亦可略助大人一臂素臣更是大
喜次日起身往孔雀洞開星道有一鐵匠大引五是孔雀洞人在草民打
些軍器前日已經完工草民留在此替大人做個鄉導素臣聽有孔雀洞
人同去可作居停想頭不錯却有未然又係鐵匠歡喜非常神猿有灌鐵之說故喜謝別開星
隨了引五過大鵬洞投孔雀洞而來引五問素臣住在洞裏那家素臣道
我是頭一次進洞你家若有空屋便可借住引五道這却不能

答語奇想頭錯矣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四回

三

鐘

須招贅在那一家做女婿纔好

更奇

素臣忙問何故引五道大鵬孔雀兩洞

是已服毒蟒大王的了大王的令凡係客戶俱要與洞種配成夫妻纔許

住在洞裏

亦是防備奸細之意

客人若有銀子我替你說合一頭親事方可存留素

臣暗想辟邪太遠大鵬孔雀又有此令如何得到赤身洞去察看呢沉吟
了一會說道我是有妻子的豈可停妻再娶只好做一假圈套與那家說

明照數給銀却不真做夫妻不同牀睡覺你若撮合成了我自謝你引五

道招了親事便報知頭人

頭人如地方保長之類

夜裏要來查的若不一牀睡覺就

弄出事來了你既肯出銀子又不要真做夫妻却有個湊巧的在此我有
個妹子小名玉兒相貌極好却是個石女你只給我十兩銀子就與你做

個假圈套日裏一樣燒茶煮飯夜裏一樣鋪牀疊被却只好做個乾夫妻

癡抱着頑耍頑耍你道如何素臣暗暗驚異此人真石兄也石兄來接是

奇峒母既托此夢神猿又再三叮囑要我不要嫌疑想是前定之數為國

家大事譬如在又全家中與隨氏同宿況且是個石女只索行權的了想

仍不錯因道令妹若果是石女我願加倍出二十兩銀子不在人面前却不

許夫婦稱呼我只叫他小娘子他只叫我先生引五大喜道叫先生不好

叫你爺罷若不是石女情願退還你身價只有指頭大一孔是天留他撒

溺的憑你驗看就是了引五貪財至肯驗看則其妹可知反逼得妙午後到峒把素臣引至一

空野地方只有三五家人家依山而住望着儘東邊一家人去素臣看時

是一間門面西壁支有爐竈裏面三間房子有兩間小披當在中間客座

歇下擔子引五進去叫妻子藏氏出來引五是引藏氏如藏素臣入峒而藏罷也拉手相見把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四回

四

招親之事說知又悄悄的把假圈套的說話告訴去與妹子說明就好去

通知隣舍報與頭人來主婚了藏氏道你也須知他的性情暗表玉兒一句這話

怕有些難說況且姑娘的事隣舍都知道的怎假得來引五道這樣好客

人又是蘇州人墟例不用唱歌即可交歡者還辱沒了他有這銀子便一家快活好過

再以利動之你說我已應承回不出的了更以勢壓之若說隣舍都怕着老太敢來

破我的法不自負不小再請來喫杯喜酒便是沒事素臣暗忖其妹性情自必歪

撇疑得此人呆實膂力有限日同路而知怎眾人都怕着他疑得因道我有蘇

貨在此每家送四色禮買他一買何如引五道這更妙了但白費掉了錢

寫引五只一味愛錢也罷他們沒有白愛的理更算及回禮酬肖愛錢人心事素臣因檢出花粉絨

線之類問是四家隣舍配合四分同着引五各家拜望說知情節并請晚

間去喫喜酒隣舍都道這是喜事又承送厚禮只要你兩家情願我們斷
沒有說閑話的拜罷回家素臣又取出八色蘇貨道這送與大嫂的稱出
二十兩銀子這是聘金另外又是五兩令其買備花燭酒肴引五喜得打
跌扯開潤嘴道茶還沒奉一杯怎好愛你重禮花燭之費該是我出怎又
費你的鈔素臣道雖是假局却要與令妹同牀合被怎還論得這許多引
五歡喜收進却見藏氏哭喪着臉附耳說道你且不要喜透了這銀子禮
物還得不成哩波折最妙引五喫驚道是怎麼說好容易招着這樣富客人難
道罷了不成藏氏道我也知是個富客巴不得結識他誰知姑娘古怪一
口回絕說是不肯做這沒廉恥的事明表玉兒我也情急了千說萬說還下着
大禮寫藏氏愛錢不弱於引五纔改過口兒要問客人的姓合着何夢裏的一個字纔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四回

五

續

與他同牀合不着便寧死不從憑你怎樣勸說都不肯聽便怎麼處呢俱是

明表玉兒引五呆了一會道且與客人說去合得着也未可知無聊之思明知是合不着也與

藏氏一色反逼非兩逆語懶懶的走至中間向素臣說知明知難合故下一懶懶字素臣道這須請

你令妹出來當面講說引五到西邊一間逼着玉兒出來素臣暗忖此女

不特眉清目秀更兼大貴之相可惜生於此等所在又是個石女不能生

育貴從何來因問玉兒有何夢兆玉兒道奴是夢着神人吩咐的要問先

生尊姓若對得來纔可相從素臣道我說出姓來小娘子只說對不着也

教我沒法慮得極是玉兒道這箇字奴還認得更識字大奇先生可寫在掌中待奴

說來便是素臣暗忖這却要用自己真姓的了因取筆寫一文字在掌玉

兒道夢中神人吩咐奴兩句話伏筆是遇着姓文的方可同牀素臣吐舌道

怎有這樣奇夢

不夢則已夢則必奇故奇

因放開手掌道小娘子請看這不是文字嗎

玉兒方肯進去梳頭裝束引五夫妻方歡天喜地料理結親之事外面隣

舍已同着頭人來查引五慌忙接進令素臣相見頭人道好一個品格你

這妹夫招着了這响有半年多沒江南醫家進來生意發財自不消說聞

得還有蘇貨可惜沒帶錢來素臣忙取出四包送與頭人頭人道怎好白

受你的停會原要派人來查就叫我婆子來補價罷你們纔回家事忙我

也還有別事不擾你喜酒等婆子來喚罷頭人去後引五央着隣舍同去

買備香燭紙馬酒米魚肉等物藏氏央着隣婦裏外收拾搬檯借檯燒火

打水等事玉兒也顧不得靚覷把素臣擔子收進房內放出行李鋪牀掛

帳自去料理只空着素臣一人沒處存坐只得走出後門來看那山勢一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四回

六

鑄

步步的走上山岡見樹林內俱有老虎腳迹

伏筆靈妙

暗忖若早晚遇見當爲

除害閒步一會天色已黑走下岡來只聽屋裏敲有鼓聲又是喇叭吹響

進門看時見是兩人一吹啞喇叭一敲寬皮鼓開了片刻便來與素臣拉

手叫喜一箇便去桌上打疊神馬揩抹桌檯一個便在身邊取出一條透

油的圍裙繫在腰間往披屋裏去上竈不誑這兩個樂工又兼着司禮庖

人兩樣名色

豈止於此更兼打雜一項寫苗峒風景活現紙上

素臣暗自好笑看那神馬是關公

默忖關公昔日秉燭達旦文白今日只可坐懷不亂了

點綴

少停隣舍男女

俱齊那厨子便催那掌禮道厨下都停當了快去催一聲把查奶奶請了

來就好拜堂哩那掌禮忙趕出門

更包着家丁一名

不一會跟了查媽進來問那

一位是新郎眾人指着素臣道此位便是查媽拉着手道好一表人材多

謝你的厚禮却忘帶銀錢來改日補價罷說罷便問新娘在那屋裏隣婦
答應在這房裏查媽進去稱贊道好一對夫妻怎峒裏有這等好姑娘沒
曾瞧見掌禮便供起神馬點起香燭厨子便搬出豬頭三牲隣婦便攬出
玉兒沒有紅毡便把素臣一條毯子鋪好掌禮便打起寬皮鼓嘴裏帶喝
着禮厨子便吹起啞喇叭

連下便字如珠之貫使一時忙亂熱鬧情景如繪真寫生神手

素臣帶笑上毯

與玉兒拜神化過紙馬夫妻交拜便簇擁入房坐牀合巹那掌禮手裏敲
鼓口裏一般念着吉利的話兒那厨子把喇叭連掌三聲忙忙的穿上油
裙往厨下去切割衆人都出房把門關上查媽道你兩位休悞了吉時停
會進來討喜素臣暗看玉兒心裏着急玉兒在身邊取出哥嫂預備的一

方綠絹

綠絹好欲其難辨

遞與素臣素臣接過見絹上斑斑點點染有新紅藏在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四回

七

請

席下方纔放心大家把衣服解散素臣見竹筥疏漏恐被人看破把帳子
放下將脚收起坐在牀上玉兒會意亦縮脚上牀等了一會只聽喇叭三
聲咚咚的鼓響衆人推門而入兩人方跨下牀裏扣衣服查媽上前討喜
素臣在席下翻出查媽看了又看半晌方稱恭喜

伏筆明知假喜因得遞有蘇貨不便反唇

與衆男婦看了一齊叫喜重復遞還素臣簇擁着出去坐席隣舍女人來

了四箇并查媽玉兒姑娘七人一席在中間屋裏喫酒外面門屋裏四個

男隣及厨子掌禮素臣引五八人一席

此輩人乃得與宰相國公同席英雄未遇強半如是席散各

男人辭去查媽仍要監看素臣玉兒上牀素臣道奶奶們在此怎好赤身
露體查媽道到明年一峒子人都要精赤哩我還要看看你們做了親纔去

險素臣道方纔已做過親了查媽道那不過取喜只算下得一封戰書道

會子要看那獨眼將軍大戰紅蓮宮主哩

是昔喇中話

素臣玉兒及引五夫妻

一齊着急鄰舍女人幫襯道先生是蘇州人臉重害羞只教他夫妻上牀

癢在一堆罷查媽道既是先生害羞也就是這樣再作道理素臣玉兒只

得遮遮掩掩的把衣袴腿下鑽入被中摟抱而睡查媽一手執燭一手揭

開上身單被眾人齊聲喝采道大姑娘雖白還是呆白

對針石女怎如這先

生白的好看

不善形容則但覺好看耳

查媽道這先生的奶比姑娘大了許多

對針石女

娘說是十九歲了怎還沒發身

句句對針石女

男兒奶大爲丞相

無稽之談豈這料竟成真識

先生必有發蹟日了罷了

二字自成一句

看他夫妻都覺訕訕的咱們都出去罷

於是一閃而散素臣抱着玉兒只覺滿懷涼氣

帶定石字

暗忖石女不過下邊

不同怎連渾身都像石頭一般

有此一付方是有意出奇不是認錯石字

幸是隣舍們多勸了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四回

八

靖

幾杯酒得這涼氣反覺爽快漸漸的落聰睡去

否則何能落聰斡旋之巧如此

玉兒被素

臣陽氣一蒸滿身溫煖快活無比假在素臣懷中也便沉睡去了次日清

晨衆隣舍男女俱來叫喜素臣酬應過去仍出後門上了山岡隨意而走

走有三五里地勢漸平周圍審視

原屬有心

見一條山峰拖去竟是在天闕山

最高峰上所見之龍爪心中大喜因相度地勢定了一個所在拔出寶刀

將泥發掘浮面一層土俱雜色掘至三尺土色漸紫光而且潤暗忖此爲

龍脉無疑因覆身回家喫過早飯把引五領去設辭哄他道我方纔開步

至此見一白鼠鑽入地去我用力挖了一會沒會掘着白鼠財神所變

此等

一丈掘潤一丈掘長五尺如得有藏銀合你均分如無藏銀送你十兩銀

語哄鄰愚最肯傾信

子工錢最好是一層何如引五喜道貧財人以財動之安得不喜這塚是無主荒山沒人管

帳必如此方可掘着藏合你都做財主掘不着也有十兩銀子估量這塚

費我十多天工夫罷了不比打鐵強遠嗎打算得過故甘受典依你依你慌忙回家

拏了畚鍤鋤耙就從那一日挖動不題到夜來玉兒道奴自小身涼沒些

煖氣自從昨夜睡在爺的懷裏就暖和起來滿身骨節中都覺快暢纔是

這樣逼近着爺素臣亦覺玉兒涼氣比昨日減些因問道你昨日說神人

吩咐你兩句話却只說得一句那一句又是甚話玉兒却不肯說不說最好最合

情素臣暗忖必有難說之處且與他熟落幾日再探問他因復沉沉而睡

玉兒緊辯素臣更覺渾身滾熱連稱有趣復輕輕的把素臣之手先摩胸

乳次摩臍腹次摩牝尸更覺渾身快暢遍體酥麻口裏不住叫呀呀阿唷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四回 九 鑄

低聲叫喚妙在此一會否則嬌聲浪氣會不移時何能動聽者之火信以為實乎直到素臣翻動方纔放手

其久可知宜為查媽所贊次日素臣起去藏氏忙趕入房就把手去摸玉兒牝尸此筆入神

并藏氏亦信以為實何況查媽玉兒驚醒推開道嫂陡然奇峰令人不解藏氏道好

奇怪竟是假的反不信是假妙極你怎知道查奶奶來聽房做出那許多聲氣把

人都要磔死然則藏氏亦磔死可知玉兒失驚道真箇查奶奶來聽房嗎怎不通一

個風兒像藏氏道他也許你通氣聽得他都動了火說這先生好本事不

知要弄到多嘴纔歇手哩是等不及歇手語氣玉兒道奴却不是假做作不知怎樣

經着他的手便是快活你知道我是冰涼的身子如今合他睡了一兩夜就

溫了許多可是奇事嗎藏氏看着玉兒胸前道不特溫和連皮色都不十

分呆白這兩乳都生點子柄起來了真是怪事查奶奶疑心那喜是假故

來聽房

應筆

聽房以後他纔信了說喜也是真的哩一疑則信者亦疑一信則疑者亦信凡事類然

素臣因是三朝不便到赤身峒去日裏往峰上去看引五挖掘到晚與引五及玉兒說道我受關大戶之託要往赤身峒去訪查他一箇親人我明日午後便去論不得日子老五你每日自去掘峰不要懈怠次日午後素臣竟往赤身峒來走走有五六十里天色已黑卽取出宵光珠照亮望着峒後那棵高樹爬山越嶺竟到樹下看那樹下身周圍一二丈高一二十丈無半點枝柯皮盤不能上去盤上別棵樹去雖拉着大樹的枝葉却甚軟弱離本身甚遠難以用力因在四面抄看竟有十餘里周徑南北無門只東西有兩門出入東門外兩山夾路亦如虎彌葵花形勢連夜回家買備兩條大繩令引五打了四個大鈎鐵醫匠之妙如此兩隻大釘因是久歇爐火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四回

十

鑄

的買煤置炭俱有擔攔是夜仍宿在家玉兒獨睡一宵覺得滿牀清冷從前

何以不覺人翻來覆去卧不貼席此夜復得煖玉在懷百般憐愛萬種溫

心如是如是存因怕有人聽房熬着快活不放出聲素臣次日仍往赤身峒後把四鈎

縛在兩繩兩頭看準了一株樹枝用力把一鈎擲過扯直了繩恰好勾牢

兩手攀繩盤將上去上了這枝便不須鈎繩左穿右踏直至樹身盡處果

見一穴黑洞洞的不知深淺因取寶珠繫額用鈎勾住穴口將鈎繩放入

攀掛而下鈎繩之用不止上樹兼可下樹直至樹根又旁行百十餘步果見上有穴口知

是智井兩手執釘如爬城一般頃刻而上走出井外一看是一個小小園

亭光景井上蓋着小亭亭上額着風井二字暗忖是樹中貫出之風了對

面一座大亭亭額雲牀二字看亭內有五架楠木刻成似牀非牀的仰榻

中間架着石臺四邊花木池石無不具備一曲牆腳邊無數屍骸堆着臺

花木之間忽有此一筆可謂奇絕

尋路入內見有一帶石街兩邊雕刻着赤身男女擁抱

交合各種把勢踏着機關渾身俱動滿街皆活春宮也

承樂時期臣奉使至一國國係女主

邀使入園燕賞園中假山俱刻春宮

灣灣曲曲的走有百十步便是三間

空殿門闔洞開東西俱有房屋先至東邊一院越牆而進是三間大房窗

戶俱開一片鼾聲裏間榻上睡有兩人一男一女渾身肉鱗身長丈餘鬚

髮皓白暗忖此必老毒蟒也細看其貌儼如龍形四面廊下躺着些赤身

女人跳出牆來再往東去止有從房復折身轉西越過牆去見七間一帶

長房中有大石榻榻前也懸着一顆夜光珠滿屋照亮榻上整整排着五

男五女順頭而睡素臣大着膽舉步上前那榻前的珠光便沒將下去到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四回

上 鑄

得榻邊光便消滅只有素臣額上珠光愈加燦爛

如此方是至寶方是破妖僧道之天羅地網

素臣細看有仰睡的有側睡的有摟抱而睡的一男一女相閒排臥男長

一丈女約九尺滿身肉鱗略似龍形不如老毒蟒之儼然龍相矣十毒蟒

之面上部俱似其父母下部便短了許多

故壽算不如父母

周身密看只有陰陽

兩竅龔門臍乳眼耳口鼻各竅無鱗甲掩蓋喉下逆鱗徑寸與順鱗分界

之處露出紅肉數分其餘更無空隙之處忽見一毒蟒手足翻動慌忙跑

出回看榻前懸珠光復明亮暗忖同一夜光而受制如此老蚌所贈真神

物也

復加咏歎後文奏功處方不駭觀

越牆出來再往外去是五間大殿殿外一座石門

四面無槽亦無罅縫不知如何開合因飛身上房周圍看視並無出路是

一個天生石洞此時天已漸明見東邊石罅中微漏天光因急回舊路至

井邊用鈎勾住井欄盤落井底將繩激起鈎落井中收在身邊復至樹中
扳繩而上把鈎繩寶珠細一并收起揀着枝葉最密之所藏伏在內太陽

一出只除了內峒其外峒房屋田園厯厯俱見周圍審視見西邊一處俱
圍着猛獸養着馬匹東邊一處俱是倉廩草場各峒民開門出入男女都

是赤身又見有無數人手執旗幟軍器腰掛弓箭俱向北而來仔細看去
見額上勒着銀箍鼻孔穿有五個金環項上套有銀圈腰內束有黃色絲

縹者似係第一等人額上勒銅箍鼻孔穿三金環項套銅圈腰束青絲縹
者似係第二等人其下俱係額勒鐵箍鼻孔穿一銀環項無圈套腰束白

色絲縹看那旗幟只有黃白青黑獨無紅色伏筆走進北首宮殿中去便不

看見候了一會見進去都紛紛出來礮聲起處一隊一隊的望西而行臨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四回

七

講

未便是五毒蟒夫婦一色的額勒金箍鼻穿九箇金環項套金圈腰束金
線絲縹後面一隊男女擁着往西邊一座將臺上來大纛旗摩動放礮起

鼓吹動海螺兩邊一字擺長對面互射有射折了箭筈的有射不進的有
射了進去的每人射過五箭旗復摩動復放礮起鼓吹螺各用長槍對戳

有戳折了槍柄的有戳不進的有戳了進去的每人戳過五槍復摩旗放
礮起鼓吹螺各用大刀互斫有斫缺刀鋒的有斫不進的有斫了進去的

每人斫過五刀便把那射折箭筈戳折槍柄斫缺刀鋒的細打其被射被
戳被斫的都賞給銀牌被傷之人俱用烙鐵烙其傷口此有看那戳斫不

進的人渾身俱是烙痕傷口烙過然後操演猛獸虎豹象兕都依着金鼓

進退搏噬却不相傷害人與獸馴獸與人習馬見諸獸亦不駭避臺側一

羣囚犯卸去鎖械穿上衣甲執持刀槍逼與獸鬪便被猛獸吞噬不留一
箇此史記屠岸賈害趙盾之意兼以賞歎人獸演完五毒蟒夫婦對射對戮對斫不論頭頸

腰腹陽物陰戶俱如生鐵一般槍箭刀鋒只湊得一片聲怪響休想傷損
絲毫戳斫已畢歸位而坐第一等人便環跪於地奉觴上壽飲宴既畢見
有一人帶着十男十女上來五男五女便去摸着女人牝戶五女毒蟒便
去揩捏男人陽物選中了五男五女把那十個發還隨即放礮起身回宮
那選中的五男五女便跟在毒蟒背後簇擁而進素臣看完盤入樹根歇
息取出乾糧飽餐正喫時忽見遠遠的有些光亮尋些亮處看時微見有
鳳仙花影上前諦視却是樹根裂縫中所見因用刀刮削成一條空縫仔
細一看竟是風井邊花砌正對着雲牀一面只見幾個女人搬出酒肴擺

第一奇書

卷十二

九十四回

五

論

在石臺之上須臾毒蟒夫婦領着選中的五男五女進來圍着石臺坐下
歡呼飲酒猜枚行令一個男毒蟒猜着便抱一個女人放在雲牀上去五
座雲牀都有機關這女人一壓上去兩邊龍爪施展便把那女人兩腿分
開高高架起素臣纔明雲牀二字之意毒蟒把陽物抵進女人便自哀哭
一經抽送哭聲愈高九毒蟒看着喜笑一會又一男毒蟒猜着也抱一女
人上牀須臾又一女毒蟒猜着便抱着個男人却自己仰睡上去龍爪架
開兩腿扳着男人腰膀儘力弄聳那兩個女人都哭得聲息俱無血流滿
股男毒蟒兀自抽送不止這女毒蟒弄了一會忽地把兩手抵牀將身騰
空龍爪便自放開立將起來推倒男人提起兩腿倒撞過來用力一撕直
撕破心坎邊去腹中腸臟血淋淋的都滾將出來素臣又怒又嚇頭髮根

根直豎

的是又怒又嚇正是

選來已是男嫖毒

擄去方知女夜叉

總評

物壽皆靈而止知其數不知其理惟聖人則理數俱晰此千古不刊之論有千歲之物無千歲之人故李聃彭篯皆止數百歲神猿就見聞所及故但舉李意等而不遠及聃篯素臣云物之有知人不如也其斯爲神猿也歟

於龍生飛娘立娘以神外復招一干珠見僧道而外卽飛類之種無不可與爲緣以深著老佛之惡而龍生等未及其父干珠則并及其母是物類亦可爲緣矣是更進一層之法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四回

齒

鑄

挖斷龍爪一論似涉堪輿家言然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詩云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古之人有行之者特難爲腐儒道耳神猿吐舌亦有此見此謂英雄所見略同

神猿指出智井伏後入峒破峒之脉有功於素臣者不小

素臣欲仿鍾會鄧艾故事神猿卽請當奇兵之任亦是英雄所見略同開星大喜願助正兵之力直可於素臣神猿之末更設一座引五爰財如命而玉兒獨不爰財古怪如此文字便有起落不至平榻虞舜傲象柳下盜跖同氣者不同性正復何害

苗峒平民婚姻風景只吹啞喇叭敲寬皮鼓二人便形容已盡真是寫生神手

神馬用關公妙極若供五通山郎峒母等像拜不可不拜不可便費
幾許周折不獨關合坐懷之事已也

石女但不能與人交合非身冷如石乃爲石女也此獨寫成一純陰
之體以待素臣之純陽覺世上所謂石女皆非其石惟此玉兒乃不
媿石女之目文人遊戲絕大神通

查媽疑喜是假潛至聽房其事必破而能使動火豈非大奇尤妙在
藏氏入房卽摸玉兒之牝藏氏且然况查媽乎喜也是真一疑則無
不可疑一信則無不信矣吾知其腕中有鬼筆上有花

第一奇書

卷十三

九十四回

五

鑄

不可疑一信則無不信矣吾知其腕中有鬼筆上有花

藏氏入房卽摸玉兒之牝藏氏且然况查媽乎喜也是真一疑則無

不可疑一信則無不信矣吾知其腕中有鬼筆上有花

藏氏入房卽摸玉兒之牝藏氏且然况查媽乎喜也是真一疑則無

不可疑一信則無不信矣吾知其腕中有鬼筆上有花

藏氏入房卽摸玉兒之牝藏氏且然况查媽乎喜也是真一疑則無

不可疑一信則無不信矣吾知其腕中有鬼筆上有花

藏氏入房卽摸玉兒之牝藏氏且然况查媽乎喜也是真一疑則無

